

地 250
42
部 = 91

江西通志稿

第九一册

永渡橋記

清風橋記

太平港石橋記

邱維屏

廖文英

邱成和

元

義渡記類

危素

35

元

軍司記類

金縣縣梁安峽義渡記

虞集

35

權茶運司記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圖書館 稿紙

開鑿大庾嶺路記

唐 張九齡

先天二載龍集癸丑我皇帝御宇之明年也理內及外窮幽極遠日月普燭舟車運行無不求其所寔易其所弊者也初嶺東廢路人苦峻極行徑費緣數里重林之表飛梁業截千丈層崖之半顛躋用惕漸絕其元故以載則曾不容軌以運則負之以背而海外諸國日以通商齒革羽毛之殷魚鹽蜃蛤之利上足以備府庫之用下足以贍江淮之求而越人綿力薄財夫負妻載勞亦久矣不虞一朝而見恆者也

不有聖政其何以臻茲乎開元四載冬十有一月俾使臣左拾遺內供奉張九齡飲冰矢懷執藝是度緣磴道披灌叢相其山谷之宜革其坂險之故歲已農隙人斯子來役匪逾時成者不日則已坦坦而方五軌闐闐而走四通轉輸以之化勞高深為之失險於是乎鑿耳貫胸之類殊琛絕蕢之人有宿有息如京如坻寔與夫越震白雉之時尉佗翠鳥之獻語重九譯數上千雙若斯而已哉凡趨徒役者聚而議曰慮始者功百而變常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樂成者利十而易業一隅何幸二者盡就况啟而未通通而未斯事之盛皆我國家元澤寔遠絕垠胥洎古所不載寔可默而無述也查刊石立紀以貽來裔是以追之琢之樹之不朽

宋 汪藻

相屬也而石頭阻江負城十里而近至此者非風濤之不時則薰	南方之人往來吾州與夫屬州之吏受約束大府者肩相摩而袂	驛也豫章據吳楚會衝扼甌閩交廣之吭故古今為刺史治所凡	江西王中丞詩則自晉以來知其為石頭至退之時又知其嘗為	為西昌俾縣令治其地蓋今石頭是也及觀韓退之次石頭驛寄	石頭於他書無所見以圖志攷之惟唐武德中嘗以豫章之西境	餘函次石頭悉投之江中逮今且千載而洪喬之名與此山俱傳	喬投書之地晉史記及世說稱洪喬為豫章太守去都日得書百	自豫章絕江而西有山屹然並江而出曰石頭清者世以為殷洪	述也查刊石立紀以貽來裔是以追之琢之樹之不朽	樂成者利十而易業一隅何幸二者盡就况啟而未通通而未	斯事之盛皆我國家元澤寔遠絕垠胥洎古所不載寔可默而無
---------------------------	---------------------------	---------------------------	---------------------------	---------------------------	---------------------------	---------------------------	---------------------------	---------------------------	-----------------------	--------------------------	---------------------------

新門龍南山路記

明 王宗徐

龍南界虔州南際萬山盤錯崇紆百餘里濼水支折截奔朔洄盡
 邑之轉輸經水行者必道龍頭會一邑十派之注瑞悍峻駛亂石
 交錯其中踴踏礫柯廉利如劍舟者一失勢往往有碎溺之虞夾
 岸兩山綿亘天際壁立冬洞石出猶可緣步登躋自春徂秋霖潦
 汎行寒裳揭涉類墮在指顧間邑侯岷泉王公萬歷甲戌筮仕茲
 邑至龍頭親履其險慨然思所以奠之廣詢博訪惟害是除若得
 緣山闢路以便往來雖重費不惜於是予族兄王宗蓋以書民慮
 命陳疏鑿之方候審其可行遂委修督乃捐柴宅工舉危陞險塊
 巖摧剛焚勑延緣梯棧凡開道三百五十餘丈又建梁壑石梁一
 座以便魚貫引致之勞於是水行陸挽兼濟永集積世宿弊一旦
 若花方軌中矣工既告成僉謂余附隸之民將世世蒙休不可以

三

無言余謂除道之令王政所先周禮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
 山林川澤之阻而使合方氏專掌達之蓋聖王便利生民之大德
 猶元氣之在人身周運無滯一或壅蔽希不垂於斃如龍頭之害
 於人甚矣東隘峭札開鑿既艱又水道經更無別徑茲也禪人為
 以平天險輸神機以代化工巍然於百世之上而轟然豁啟於
 千百世之下其茂烈表監豈與夫寸禪尺益者累比多寡哉語有
 之活千人者其後必昌信斯言也侯所食報寧有既乎爰記此以
 俟俟名繼孝字純甫別號岷泉姑蘇崑山人

梅嶺路均利記

明 張弼

梅嶺道路乃南雄南安兩府共給其役共享其利者故驢騾馱載
 少壯擔負皆於中途博換蓋民情土俗以為定例自前代已然洪
 武初亦因之而設小嶺中站遞送官物公私皆習而安之無所爭

也。自景泰初，因軍餉而以南贛皆為廣東行鹽地方，則南雄之貨過嶺者益多，馱擔者可得厚利。南雄之民始創南貨過北者，直至南安城下，北貨過南者，直至南雄城下，之議其議似公，故官無確斷。民起私爭，殺傷狼籍，文移旁午，商旅不通，兩府交病。凡二十年，屢斷屢爭，卒無寧歲。蓋由未盡委曲，不知中途博換之法，斷斷不可易也。其故何哉？蓋北貨過南者，悉皆金帛輕細之物，南貨過北者，悉皆鹽鐵粗重之類，過南者月無百馱，過北者日有數千。過北之貨偏多，則南雄獨擅其利矣。南雄擅其利，南應夫役之常，固宜。南安既失其利，而夫役之常則不可辭，無利有害，將何以堪？此民之所以必爭，雖嚴刑重罰而不能禁也。伊欲禁之，夫役之苦，伊誰代之？必共享其利，斯可共給其役。自古中途博換而不可暫易者，其中委曲乃如此，不明乎此，所以久而未定。蓋彼此交往者，天下之通論，中途博換者，一方之事宜，既合事宜，即為通論矣。豈能容偏私於其間哉？弼自成化戊戌夏到任，里民男婦號訴者日數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百徐閱成蔡，既爭而斷，既斷復爭，由當時文移鮮得其肯綮，致是紛紛也。據父老之辭，明利害之要者，達諸江西廣東藩臬與巡歷鎮守諸處，乃各以藩臬之行部者，躬蒞其地而議之。期會弗齊，又久未詣，乃是年十二月三日，廣東按察司簽事道州趙公弼檄弼至中站，會南雄知府黃溪江公璞合兩府耆老及凡沾利之人，一一俯詢而公議之。咸交口合辭曰：自古中途博換，兩府利害皆得其中，近欲變此例者，居近中站之民，利心無厭之私也，不可為私利而變成法，遂斷以一依中途博換舊例。軍民驩呼而退。江公即曰：非紀之於石，又將有私意變亂者，予記之。未入石，而南雄陳通又匿情以奏。時當道者識其誣而駁之，劄下兩布政司各府詳勘，而皆以成案報。蓋其技無復可施行矣。而今而後，南雄之馱擔者至中站而止，南安即舍之家，不勾致其來，則各守舊規而爭端永息矣。舍此無策，以素憤之繁蕪而難閱也。撮其要語，丈之於石，以告後之君子云。

重修嶺路記

明 桑悅

庚嶺兩廣往來襟喉諸夷朝貢亦於焉取道商賈如雲貨物如雨
 萬足踐履冬無寒土南安人有驢背輦載絡繹米鹽器用多貨之
 所由出也開闢以來嶺之元胎峭崿刺天良艱於行有唐開元四
 年丞相張公九齡鑿石開道往來粗便自嶺至府治舊有甄石細
 街歲久碎沒尺點文綴散如列星路之真形邱隴陰壑積雨連旬
 滂者吹瀆往往人驢俱仆摩虬蹊觸貨隨覆敗毆爭訟辨卒至求
 玩廢玉主客俱困公核系煩前守茲土者明解其故力募材弱付
 之嘆息而已華亭張侯由進士任兵部員外郎出守茲土首詢厥
 事因私計曰吾能火勞民大有逸矧勞有時貽逸無涯吾何憚而
 不為耶用集父老率工師親陟嶺舉抗路巨石嘗逃九齡斧鑿者
 悉用椎削取其營確以補道陷如昔負固今皆獻忠又砌以石礎

江西通志館稿紙

卷

真

步級而升開元遺險脫於迴旋人可捍臂醉行負任者昏夜可以
 陟降矣嶺路之修其費不貲因會鹽商之直每千稅一披此挹注
 然其役之興適值歲歉福建江西列郡飢民趨役者日計萬指荒
 政暗修全活甚眾工興於成化十五年八月次年十月告成其長
 二十五里其闊一大悉用碎石塊平砌其中而青石長條固其邊
 幅旋取巨材遇水架梁以免病涉又以餘力補甃城中衢及城外
 至迎恩坊而北則新修治與嶺相準凡為路者三十餘里而學
 宮前後高賢祠後城址東北及通濟街謝行頭諸處置堤捍水又
 三百餘丈皆堅緻不苟可為數百年規利生民功皆非細周禮以
 通道濬川為政首務豈無意哉是役也巡視刑部侍郎金公僉
 憲陳公季公皆有區畫以相其成理宜聯書其名以誌無窮侯名
 獨字汝弼修政立教百廢具興其修嶺路之功識者以為宜配九
 齡廟食茲土云

宋

楷溪橋記

宋

章

鑄

楷溪有橋乃宋紹興間郡侯秘書林公所建前記備矣然考之圖

志楷乃從木故老相傳溪岸多楷木遂以命名或曰眾流之所會

也故今稱曰楷溪橋今且百年矣水蓄而敗過者病焉余一日出

郊目擊怵然動心退而究其源委則知前人創始未有不為經久

計者自易木為石蓋嘗買田以為歲修之備立意固善作法非良

迺以田租屬之廣教院主僧去來不常悉以所入資其妄用橋之

頽圯不顧也計田之入歲為米二十五石有奇與其斥為緇徒蠶

食之費孰若收其贏以助吾惠政於是以其租歸於官存五之一

以贍掌橋道者姑輟已俸十緡助之餘則於網賞庫借用焉積其

歲之入不數年可以盡償郡得此租則修舊起廢來者不容逡其

江西通志雜稿

卷

頁

責矣爰屬上饒邑佐游君炳董其事不七旬而告功橋之趾創者

一修半者二衡為尺十有三縱七十有四為欄為楹悉完之費八

千二百九十四緡有奇郡所撥之外乃邑大家出是塗者爭助成

之余懼夫郡有修橋之田而後人不之知也故刻之石以紀始末

宋

鳳林橋記

宋

玉庭珪

安成古為郡介於吳楚之間雖非通邑而山川城郭壯偉宏大猶

有故郡之遺風其西地最遠廣袤數百里崖壁峭絕而水鏘然出

於峒穴中江流蓋發源於此而匯於鳳林當闌開之衝水益奔放

舊有浮橋歲久壞弗治兵興以來吏常力屈於饋餉而愛民之政

一切不可為蓋非不可為而其勢不得為也後十有二年歙溪韓

信州貴溪縣上清橋記

宋朱熹

貴溪之水其源東出鉛山之分水北出玉山之鎮頭者合為大溪
 自弋陽西流逕縣治南少西迺折而北大溪之南有小港焉出縣
 東南境上西北流至縣治西南乃入于溪居民行客之往來者故
 以舟楫為三渡自縣治西南絕大溪者曰中溪當其西流北折之
 處者曰鑿石小港水落時廣不過百餘尺褰裳可涉霖潦暴至則
 其深廣往往自倍而亦為一渡中溪之舟每以是時過港嘗為橫
 波所蕩擊人力不得施鑿石則水觸西崖鬪怒騰蹙其險為尤甚
 故二渡者歲率一再覆溺邑人病之欲為浮梁以濟久矣而役大
 費廣無敢唱者今縣大夫建安李君正通至則陰計而嘿圖之久
 之迺得縣之餘財八十萬將以屬工而邑之大姓聞之有以錢為
 連環巨絙千五百尺以獻者有捐其林竹十餘里以獻者州家又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以米百斛佐之於是李君乃相大溪二渡之間水平不湍者以為
 唯是為可久遂以紹興三年六月始事民謹趨之不百日而告成
 兩崖礧石為磴道高者五百尺卑者亦居其五之四橋之脩九百
 尺比舟七十艘且眠水之上下而時損益焉又維十舟以梁小港
 作雙艦以航巨浸於是東西行者春夏免漂沒之虞秋冬無病涉
 之嘆其功甚大而費則省蓋其規模籌畫一出李君主吏工師拱
 手受成不能有所豫也既又留錢五十萬於明覺浮屠氏使自為
 質貸而歲輸其贏五一以奉增葺之費明年李君將去乃以書來
 道邑人之意請予文以記之予惟李君此橋之功百里之人與四
 方之往來者固已頌而歌之宜不待記而顯且其才之果藝明達
 用無不宜又非獨此為可書也姑為記其本末以告後之君子使

知其成之不易者如此相與謹視而時脩之是則李君及其邑人之志也云爾

上高浮虹橋記

橋曰浮虹猶舊名也上高治北而市南一溪自萬載發源合新昌水於兩間下走高安湖廣商旅之所經者保之期會井邑之聘問有無之懋遷舉此問津無所濟者則病涉之歎作皆造舟為梁命曰通濟嘉定改元令尹趙君伉夫剔敝取新修其壯也哉是幸未夏瀑漲浸壞以沈蓋有溺焉者顧暫不得展布屬守宰更新上下方棘於財租入必藏則爰立乃倉釋莫有期則爰修乃學賓館無所則爰繕乃驛緒如縑繭焉得力而給諸謀之鄱陽馬君樸慨然領其事稽趙君故籍得浮屠氏優婆塞以董之召父老諭士民而相之度材鳩工經始於六月甲申越九日癸酉梁成為舟二十舟率四丈有四尺兩舟相距率二丈有二尺有半廣丈有六尺有奇藉以枋視其廣維以索視其長舟兩端為瓦防風雨之浸淫也方隅為闌約車馬之失墜也丹雘以塗之粉白以章之炤映炳明如幻如畫遂為一邑之奇觀人物會通氣蒸融結名實不浮士女頌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九博物館 稿紙

滿歌觀以樂既奏功俄有曳杖而歌曰柱施朱兮畫駢舟蠟疎衡兮貫中流不辜裳兮不濡軌盡行歌兮來遊少焉有舟出於磐石之中倚聲而歌若和者焉清越而長如出於雲間試聽之若曰南瀕北岸兮煙水闊蜺露背兮浴明月教仙跨鶴兮觀厥成吹玉笛兮渡林樾又歌曰了事兮癡兒不日兮成之攜兮同歸邦人兮所思予願謂馬君曰予二人代庖於此輒冒馬舉行今也幸而集一不集貽笑罔極非癡與君曰不為亭榭遊觀而施實德於民豈不賢於濟滄海以乘輿者哉使天下吏皆癡則事亦無不輯者矣予感其言故為書驗來者馬君年未冠亞里選由大學始得一官方將有為於時予老矣卜築林下欲歸而未能者也

宋 呂祖謙

撫之谿故無橋乾道初元知州事陳侯森始作浮梁以通往來淳熙二年秋七月甚雨淫潦漂航斷笮無一存者吾友趙景明適為此州復新之以書請曰燁試郡未幾而橋毀約已費用不敢賦詩

民造端以十月戊寅告具以十一月丁丑部使者周侯嗣武實佐其費而屬役於知臨川縣江霖橋東西相維其脩百丈聯舟為梁合五十有四艘願記其成以諗來者予報之曰橋梁郡政之一也子不忍涉者之病政以時舉亦庶乎長民者之心矣然城闔之近易察也水潦之害易知也道路之謗譽易聞也至於不曠之地未形之患弗能自達之呻吟慨嘆昔之君子惴惴焉惟此之畏子尚戒之哉蓋心不在民固負於師帥父母之名慮不能周四封則亦無以充一方之任所存者篤所綜者博其開塞建著繼此而講者則有次第矣是橋也特發政之始邦人將惟子之視焉無是心而有是政者否也有是心而無是政非制於上而不聘則壅於下而不流也撫去吾州且千里孰臨子上孰承子下吾皆不能知獨以橋役言之有部使者勸相扶助以啓厥功有縣令奔走服勞以集厥事以是而觀子之州上下之際輯矣為子之所為其何所憚亦

何所諉乎邦人匪徒子之視將惟子之望且責也遂次其語以遺撫人俾立石水涯以俟

袁為州負山帶水一水清瀉東北入大江負城兩崖東為驚湍奔

駛激射不可以舟橋之為宜慶元六年郡守李侯訖始一新之詎

今二十年利故圯闕不可頓足負且行於其上者震怖若將溺焉

余乃括公庾之贏得米二百餘斛易緡錢八十萬有奇斥治倉之

餘以佐其費命戶掾高君炎董之取材於山取工於傭閱月而成

規制侈於其舊翼如輝如車輪馬足其行于履月戴星坦若通衢

民咸便之橋始名永濟易今名自予始也夫子產以區區之鄭

當四大國之衝登厥民撫勞其力以車濟涉本不為過而孟子

非之國雖小安可無政邪政有大體推誠心昭公道行實政而民

不與焉如斯而已後世不知出此施小惠則解衣市恩有若田單

江西通志橋梁理組稿紙

東 滕強恕

行	小	慧	則	擿	伏	立	威	有	若	趙	廣	漢	皆	孽	孽	以	喜	懼	移	人	務	自	銜	耀
此	子	產	之	所	不	為	也	而	可	與	言	政	乎	予	以	迂	拙	來	守	是	邦	日	與	邦
人	共	此	安	靜	之	化	若	曰	違	道	干	譽	立	威	取	名	則	非	予	志	也	故	因	一
橋	之	成	以	告	邦	人	高	君	廉	已	律	下	能	使	廩	有	餘	粟	以	佐	公	費	又	出
力	經	畫	以	庀	是	役	之	成	皆	可	書													

奉新縣惠政橋記

元吳澄

新吳豫章郡之屬邑也有水橫貫於邑之中曰馮水馮水之源出百丈山行百有餘里及邑之西其流分為二經流在北遠邑治之南而東支流在南極南市之北至邑之東而與經流合二流各有橋梁以渡水勢湍悍橋不能支屢修屢壞南橋之梁踰二百尺而北橋之梁殆七十尋故其壞尤數其修尤難宋初邑大家胡氏架木為梁太平興國中胡之家在園子監鑄仲饒胡新之秋秘書有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補紙

校書仲容請楊文公億為之記名其橋曰安園於後改作浮梁而易其名曰安濟淳祐間浮梁做晉城鄉羅鐵腰奉新鄉王鈞率諸大家合力結為墩至元末石墩亦做邑之令依用民力豎木為柱置板於上而易其名曰教行財力夫力一皆取於民王德全者鉤之元孫也輕財重義克蹈祖武視役戶歲遣督責之苦役夫時被鞭笞之虐惻然興憐遂以修橋為己任大德戊戌捐資造新橋五十餘丈不藉勢於官不假力於家明年春為水所壞則造二舟以濟至冬復完其橋月後蝦壞輒修不以其事諉官府買晉城鄉杉林數百畝長養其材為久遠計歲己巳相視水勢平緩之處於橋之上流二十步內岸疊石重構新橋廣袤一仍其舊其將終也道命囑其子文炳兄弟勿墮前勞以田租六百石及晉城杉林專備修橋之用延祐甲寅橋又壞文炳兄弟又造二舟以濟至冬又成

新橋其南橋舊名惠政大德以後修理一出王氏之力至是南流
漸微乃用上千餘力運土石實築堦道壅水北流南橋既廢得以
萃其工力於一橋而移彼惠政之扁易此行教之名邑人咸喜求
予文記其事予謂古以除治橋梁為官政而今亦然但官無可用
之財而惟民是資則惠未及民而厲先及之矣王氏以一家獨任
其功俾官不勞心而得惠政之名民不勞力而蒙惠政之實世世
繼述而無倦嗚呼其孰能有此用心者哉德全賑饑該受賞
典則以老辭將官其子則仲子文炳叔子文讓俱讓而以俾其季
子文傑仁讓如此王氏之昌其未替乎

昇平橋記

元 程文海

臨筠之文鵠山之陽梁於灝汶之上曰昇平橋灝迅急歲輒壞至
大元年春里長者黃應瑞相橋下流勢少殺謀遷之易族子田以

江西通志前卷里日 稿紙

移其址買晏氏山以鑿其石更為石橋堰地丈餘得故橋株十數
石佛像十有三乃故橋所也獨心喜鯉始于元年四月二十六日
落成于明年三月八日修丈十廣去其上高如廣之數上為屋七
楹工凡六千五百費緡萬五千有奇又為庵其泚以祠石佛廣道
者守之既歸出管珥以相馮橋成之日行者歌休者誦煙峰泉獻
狀增勝皇慶二年其請孫允武來京師謁訖曰此鄉民之志也且
君平生好義嘗于上高之境為二橋曰新曰大許又鑿新喻檀嶺
道數里作舍邑旁以便蒙山之役者若此甚眾余觀萬金之賢世
常有之不拔一毛利天下嚶嚶然曰我為善我為善不過論士偶
飽巫覡求福田而已他弗知也黃其庶乎昔有結茅度蟻奪高第
者黃所濟多矣黃固涪翁之苗裔也盛德之門又浚以益之其大
也必矣君年八十餘耳目聰明齒髮不衰子若孫皆謹愿篤學未

必非其報此亦鄉人之言也君何心焉書界先武歸刻於橋之上
君字國祥人即其居號之曰晚山老人云

一惠政橋記 元 姚 雲

惠政門當新昌西郭山溪介之故為舟梁以門名暴澍漲起溪別

市斷涉有溺者賢慶乙酉邑令趙公綸初作石址後三年李公從

邱里之號更曰太和橋蓋三十有一年會蛟孽壞又六年鄉老姚

君汝輔請于官釀成之越十有五載燬于劫火遺址巍然行者未

嘗不出涕也議復者眾矣何以不克成至是邑主據羅思敏以義

專施厥氏用勸一志興事橋卒以成維三百七十尺有奇什九分

之其一為衝上覆以屋為楹百有十六跋翼聯絡蒸繪煥爛凡致

材萬三千靡粟三千斛幣金以萬計者二百六十而贏勺受銖算

官不知役始辛巳迄己卯五年而後備通扁揭復名惠政與焉

利往屢市諫謹相率謁記于高安姚雲我聞大暉霖木絕港堯樹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橋木而伯造梁受者謂自天子至士有常等民不得為之帝王共

德也鄭大夫濟人于漆洧子曰惠不知政蓋謂乘輿之濟不如濟

以政之博或深求于輿梁徒扛之外則濟人者非政與他日贏負

鉅刀役石傳海其民毒焉夫豈知俠道之使民速于郵乎哉

一瑞州新修仁濟橋記 元 柳 貫

瑞州治高安其南西壑谷諸流匯為錦江橫貫州東下注章水州

之郭郭如環玦中分而塵閭衢巷夾其兩涯民旅居而錯行者

恃橋為命橋一日不葺則徒輿斂迹公私亦瘠雖官調水夫刺小

舟待濟隕一羽于深淵若特委之因涉者之思利而知夫郡政之

大莫先于橋功矣昔橋未建聯艦繫竿直州治為浮梁隨波降升

然僅僅以歲月計成毀宋淳祐壬子樞密院編修官鄭公守郡始

相亦宜橋墜巖架虛既成九年而一毀毀十有一年守董公嗣成

之成三年再毀逮至大己酉總管蒲公作鎮時閏歲二十六而橋
 役大興役大故功鉅眾才期之以久會泰足三年五月癸丑雨水
 暴至勢怒衝衝決明日壞北堤橋岌岌不能支又明日雨止顏缺
 參伍之一而絕岸奔流浩渺數十尺行者踟躕居者顧慮徒自畫
 馬莫司莫續其年十月中大夫太原傅公通以麾節泚郡進父老
 庭中曰吏役于民我謂郡政爾謂民庸有先於橋功者乎眾謝曰
 吾所欲也而未敢以累公于是長貳謀協察臬或從封內之人輸
 財薦力如趨父任公復求得嘗承蒲公橋事而幹敏有操畧者李
 榮等七人使主其出納命郡錄事陳德敬總其凡以屬役賦功自
 經始至成公日來勸相工忘其勞不勵咸飭諭曰吾窮瘁隙窟空
 而根治之不遺後憂利勝計哉蓋北隄當水衝蓋中實土囊外傳
 以石水朝夕灌激客土銷址則無恃今索石增厚至十數重執度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揆之其袤七十五尺其廣一百二十四尺上覆屋為楹間七以補
 廢還故又謂南墩東西削方水與石關石不勝則反手磔裂宜易
 博為銳逆水入之以殺其悍諸梁木之弱且撓者焚石之破且泐
 者咸除撤繕理擇于堅密不苟不偷厥既係功列樹兩柵分為三
 達節東西行者不得方軌並駕以撼震致害所為長慮遠引無贖
 算矣書來請託其迹予嘗忝公同朝不得辭則復于公曰目眩之
 患易見水潦之害易知而隱于不矚沒于未形限于不自達為難
 悉也今公發政之初不迂橋事以興是役所以自任乎父母師帥
 之重而求盡其心者可槩見于茲四封匪異千里惟同顧吾之職
 得以施置開墓有大于一橋者乎公患不聞聞斯行之矣然則謬
 橋功于細德豈誠知公哉橋舊即江以名而今榜仁濟云

郡仁濟橋記

元趙孟頫

皇上即位之初以瑞州路奉皇太后為滿沐邑廣至孝也明年是
 為至大元年臨遣中書左丞臣郝天挺僉徵政院事臣完顏澤經
 畫賦入陛辭以瑞州錦江橋新成宜錫嘉名立石旌美啟聞有旨
 命臣孟頫製橋名及撰文紀事臣以布衣蒙世祖皇帝擢實侍從
 今退伏田里間命驚喜執筆敢後臣謹按瑞州路在大江之西聖
 上潛龍時當大德八年成宗皇帝以河北之懷孟江右之瑞州為
 上湯沐邑臣澤時為司馬被旨行視瑞州之為郡錦江貫其中故
 常為橋以濟歲久橋墮弗葺人病涉焉夏潦適至江水暴漲劇急
 甚有舟絕江中流而覆溺者百餘人臣澤目覩斯事亟命左右援
 救僅活一二因感歎流涕曰橋不復修為民害甚矣乃出已貲率
 郡僚勸義士張漢傑等曰郡為分地而民以溺告不可也盍相與
 成此橋以明上恩乎眾曰諾民以是樂趨焉伐木取石萬杵咸作
 為石橋十墩九間費楮幣十萬貲有奇不以干有司經二年而始

江西通志館稿紙

一頁

成則又為重屋以覆其上中奉佛老以祝聖壽既成四方行旅之
 出具塗者行歌鼓舞如在平陸無復風濤之憂臣聞禹思天下有
 溺者猶已溺之而博施濟眾之仁堯舜有焉欽惟聖朝愛民之仁
 丕冒四表將旨之臣復能推廣上意臣謹製名曰仁濟橋再拜稽
 首而為之銘詞曰瑞州之城錦江貫焉形勢維何如河在天幸開
 王藩以有茲土瑞氣兆祥路帝之祚帝廣至孝以天下養乃奉湯
 沐式維舊壤時維錦水橋壞弗修過者病之困於楫舟司馬臣澤
 目觀心惻乃率郡吏乃勸巨室采木於林攻石於巖成是輿梁十
 墩九間上有重屋下有堅砥江流疏兮不暴不駛昔危者安昔懼
 者懼孰能作之司馬完顏啟聞東朝錫以嘉名微臣奉旨用美厥
 成惟仁惟聖堯濟斯民天子之聖大母之仁匪私瑞土同是惻隱
 推而故諸四表而準如江之流如石之堅兩宮景福億萬斯年

元

錦江橋記

元 歐陽元

錦江橋者建城教君玉溪初為新昌通守有歷官宣政院柱來必
 銀是橋偶見其故以乙資修之鄉人嘉其成功相與名其橋曰錦
 江以志其還鄉之榮焉歲久復故于百川又新之為予託予惟大
 夫士得意當時歸榮故鄉其志不以宿昔恩譽為先而能思以一
 己之惠為方來無窮之恩若玉溪之于斯橋其識豈不高且遠哉
 曰錦江者雖出于鄉人愛教君之辭亦必教君有以得鄉人之愛
 而後然也百川不墜先令名重并斯績以永鄉人之美意豈
 非孝采在禮祭則人之蒙衣以其嘗服被也是錦也者玉溪
 昔者服斯榮于其鄉百川葬之不盛于當祭之設乎以發錦山道
 良溪至橋三十里橋為墩一為隄岸二為屋十有六極中三間為

樓初修以延祐之六年今修以至正之七年百川才器通故今為
 岱山場鹽司令克廣先志不獨斯橋為然上而長安昌溪蓋田平
 田高原下而平山龍江晉安雲風百餘里間凡建十餘橋行道皆
 奠以石焉

銀溪橋記

明 夏良勝

南條山自粵而閩嶠入吾郡境聳然而茲以大者曰血木嶺嶺據
 今廣昌懸為最勝橫絕東南屹若屏蔽燕利硤确等樹劍戟百鋒
 芒寒攝此立文故一名牙梳障土老石頑路蹊盤旋前後失壠
 因後摩仰歷頽墜鳴壑萬雷喬林億示時或黥然露飄然而跣步
 扶掌矇若無所於覩故郡名山凡數百十咸以嶺為宗針竅育氣
 故老云多寶藏卒無見焉有泉百餘甕循麓出清激眉鬚可鑒是
 曰野源時從日只之象也明喻也巖奔坎行斗折數十里勢悍駛

或明洞射擊，或組織練帶，或擁石而下，或束咬飛還，驅潮濤海大
震林石撼岳如吼虎，直下數千仞，至挂湖凡七折，而燕石橫溜，時
濤不異，離寧時故名白水，又名銀溪，溪上下舟行失利，破沒淪溺
恒有之，來往閩粵人，每曰陸使，宋李君大邦跨溪橋之，是大義舉，
紀其事者，凡數家，元末橋圯，記無傳，遊失橋故處，弘治間，揭慈婦
樂氏於溪，與銀溪會流處，作橋廣若干尺，礮石堆砌，鑿金銀質，
逾年乃成，費凡數百金，鄉人義之，沿襲故名，亦曰銀溪橋云，比余
載筆老館，黃生選，李生宏，與焉，為余道樂事，且速余記，領之既
而，免喪訪親，問故舊，館啟廣昌，再信宿，探幽索奇，道銀溪，立馬尊
從橋上，若夷途，舒望嶺，障奇考，在月晚，遂不啟柱步，而殊勝，納為
已，有者八九，二生申請，若初，余函諾之，曰：宜有記也，且曰：樂先於
是，學宮作青雲樓，費與橋，稱近，汴資營司馬公，遷封倍，初焉，余益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博物信
稿紙

賞之曰：有是哉，有是哉，是可謂善月其財者矣，余嘗謂血木崩峻
而為郡，崇風土神氣所會，非奇物能獨當，而又無見焉，必有見於
人者，而好源之盛，寶多陰秀，是宜有文賢如樂也，哉，昔太史公傳
巴寡婦，謂其能殖，余記樂事，善其能用，樂選賢，嗣曰：樂所以傳樂
者，靡不美，橋斯毋壞，不然，故橋安在哉，獨余記，足以濟若巴婦乎
哉

重建橫浦橋記

明張弼

橫浦橋乃南安之襟喉也，其初無考，自元至今，修建大畧，具見郡
志成化，甲午毀於潦，知府姚旭欲修而代去，章綸繼之，特成，即傾
戊戌夏，弼至而備詢，成毀之故，蓋山水瀑漲，頓起數丈，浮菹巨木，
激流而下，撞擊橋墩，勢逾萬牛，少有罅漏，則莫可支，此所以難為
功也，況先為橋墩者，壘石四周，實以沙土，石子過水流轉，何能為
固，又當橋之上，流沙洲，歲積高塞，半江水勢擁併，益不可禦，故隨

成隨毀虛費浩繁卒無成績弼鑒茲弊先開沙洲使江面既開而
 無擁併之險中流之墩悉實以巨石灌以石灰四周罅縫嵌以生
 鐵兩岸石邱與中流五墩既成先架木為藪隨加巨梁梁上加亭
 亭覆以瓦亭下護梁贊以石子蓋南安以驢為生非惟木不能當
 而執髻亦不耐也亭有欄設為買區而收其入凡為亭三十間長
 三十大闊一丈八尺較舊高廣皆加三尺石惟用青木惟用杉舊
 有佛像鐵犀鹿勝之具悉屏不用盡人力而不惑民志也凡買區
 所收歲供修葺持火有禁以防不虞經始於戊戌冬仲至明年冬
 季始通行又三年始克悉完其費徵於前官募於民而未徵者又
 益以梅嶺鹽稅因是而民屋於沙洲而阻江水者撤之隄其岸為
 通濟街又歲役軍民數日以開沙洲皆所以保此橋也尚賴後之
 守土者加意焉亦郡之要務也故不復牽綴文義而直書其實云

重建仁濟橋記

明 何喬新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瑞州為郡後負崇岡前臨錦水郡治之前此舟為梁維以鐵絙以
 達往來每春夏之交流潦暴溢絙弱不支舟輒敗散修復之勤越
 月踰時乃克就緒官民胥病宋淳熙十有二年郡守楊侃改作石
 橋徙於治之稍東作石隄於兩岸以捍悍流索石八墩於深淵以
 醜水性墩之上架木為梁贊以石版梁之上覆以屋數十餘間人
 甚利之其後屢廢屢復由宋迄於元季燬於兵燹材壁皆腐缺而
 石亦泐矣入國朝以來百二十餘禩石隄盡圯石墩僅存其四又
 皆潰敗不可支每春流湍漲水怪出沒行者臨流而嘆或冒險以
 進多有覆溺之禍守土者屢欲修復顧以功鉅費艱懼以擅興屬
 民為累踟縮不果宏治九年三月巡按江西監察御史華亭張公
 縉行部至瑞觀其廢址慨然興懷而江西提刑按察司僉事吳興

沈公清亦分憲於茲因相語曰吾曹職司風紀忍使吾民築魚腹
 耶盡圖修復議既克合乃語太守太原李君思仁俾經理焉太守
 與通判沈禮推官許瑤皆曰是有司之職也敢有不供於是慮材
 用充工徒出府帑之羨財勸巨室之伙助經始於是歲五月十有
 七日重築兩堤更築八墩架木為梁斲石覆屋悉如舊規橋之修
 若干尺其廣若干尺歲十二月某日訖功太守合僚佐師儒耆舊
 以醵俎落其成且曰百年之廢一旦修復使吾民去危即安是雖
 有數非司風者振舉而成就之烏能爾耶是不可無紀乃為之
 書使勒於石庶來者知諸君子之勤而思保其成於不壞以為斯
 民永久之利焉
 龍興橋碑記
 昔者先王愛民甚篤慮民甚周也備其不虞有司關者慮其道路
 有司阻者載在周禮織悉備具如造舟為梁溟澆倚釣之類見于

龍興橋碑記

明

鄒元標

工部通志卷之九十九

經書者可考後復易為石杠取其堅固可垂永久民不病涉而又
 有形家因之以縮轂下流為人文地者此龍興橋議所由起也顧
 費鉅時詘遂成道旁之舍會閩嶼梅吳侯來邑薦紳耆老文學卒
 史復上其議侯聞欣然曰夫茲地蘊靈閩奇久亦下流空洩之故
 且褰裳滅頂者歲有吾何敢後遂聞兩臺使及觀察守相咸報曰
 可侯首蠲俸倡諸士民爭出貲應計費數十緡經始于萬歷癸丑
 冬月至乙卯夏月告成事脩數百武廣四軌崇數仞稱奇觀矣諸
 生耆民某某過而偕予姻友王學博鉉徽記予竊窺世為吏者神
 情必有所注注於下則慮周民隱注於上則窺矚為工以窺矚獲
 上者十之九即邑事廢弛不暇左右顧矣侯汲汲民隱是周又以
 澤民者造士所謂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者耶先是欲有事茲橋未
 果有童謠曰欲此橋興待福安人父母者耶侯汲汲民隱是周
 福建南安人神告之矣凡欲成不世之役者在先得民心得民心

而後能得其力今智者輸財能者竭力匪侯深仁湛思淪浹膚高	欲民樂于來成功之速如是得乎侯初令順德創閣蔽霄竟有魁	天下者是橋舉多士從此起矣昔崔雍州得美材數百章橋之人	以名崔公橋侯雖欲不尸其名不可得矣學博嘗述邑江山之秀	草木和柔月朗星麗偕諸生泳游其間不減沂雩風致予雖老尚	有志四方行當撰杖尋學博盟登茲橋一聞樵者漁者歌侯之德	澤平侯名宗周字熙偉號嶼梅世以名進士起家敬系之銘以永	侯恩銘曰漢庭治世數吳公後先政績古今同驅石何年至海東	跨虹矯矯若游龍瑞氣鬱蔥如貫虹碧水丹山映遠峰苞靈孕秀	起豪雄千秋碣石紀侯功	鳳林橋在邑之北郊西受瀘水東注於螺川暴雨時多奔放兩洪	南北行者望洋無所歸操艇者射利其間時或深溺以食魚鼈異
---------------------------	---------------------------	---------------------------	---------------------------	---------------------------	---------------------------	---------------------------	---------------------------	---------------------------	------------	---------------------------	---------------------------

病吾邦人手闌之文師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喜充者則導利以	橋之不廢繫斯文是賴君既始之亦宜終之嗚呼予何愛一言以	諾記之而未就也及來廣德本傳不遠千里冒歲暑以中前請曰	力薄其權微故歲月淹然本傳之力則已竭矣時予方北上京師	用金二百二十五兩有奇越嘉靖癸未春以託模告其財寡故物	涿市木為二十三日市鐵為額以魚貫之闢通衢而為諸此門凡	獲出贖金以倡之邦之庶士庶民各以其力助焉遂市石以暨兩	始諸烈火之中茲舉也異其常是吾儒惻隱之教也迎請於俞尹	堅忍可使募之乎曰可乎予嘗悲佛氏誘民膏脂傳之泥土甚矣	安所得金乎君能於其友姚拱拱曰石雲僧本傳廟八子年少而	祚曰自宋以來橋幾廢興矣石之費可千金舟之費可五百金願	手闌者惻然無不悲之正德辛巳冬守益謀於先大夫之友劉君	時邑令錢分宜令從者舟履中流號呼求活兩令慨恨竟弗能措
---------------------------	---------------------------	---------------------------	---------------------------	---------------------------	---------------------------	---------------------------	---------------------------	---------------------------	---------------------------	---------------------------	---------------------------	---------------------------

利天下而天下之廣視如一家不善充之則獲利以自封而一家
 之近且視如秦越古之君子充其不忍人之心以布於度政宅有
 桑田有疆鄉有慶庠川有梁澤有障若一家之耕織詩書門巷道
 路一事不底於績則戚然弗快於其心故以言乎其至誠惻怛博
 博淵泉而不以私欲恣之是之謂天德以言乎其法式詳明以夫
 以婦期於各獲其所是之謂王政橋梁雖微王政所必先焉夫分
 符以牧其土者將非民之父母乎比屋以食其土者將非其兄弟
 族黨乎又母之於子也其有愛視其鰥厄而莫知省者乎兄弟族
 黨之相睦也其有不同其好惡而獨享其利者乎利之行於世若
 泉之行於地也道利以利天下是決汝漢排淮泗潤及萬物而不
 竭變利以自封則隄淫潦而激之其潰也必且傷人為仁則慶為
 富則殃才古簡冊炳炳可覆也繼自今惟良師帥充不忍之心以

江西通志編修卷之四 稿紙

保赤子邦之天兄弟充不忍之心以廣出入守望之愛上下相
 親貧富相恤大小相扶持體信而達順大同之道也一橋之費其
 忍使廢而弗興乎故為之訟以告來者

疎山橋記

明 徐瓊

距金谿縣治西五十里曰疎山港口會八十四源之流於此而入
 肝水焉肝水故道自潢汰渡東折而襟帶乎疎山寺之前後故
 道堙塞徑西而縣西之眾流乃決東西故道之間以入是為港口
 譬之闕方為肝水今由絃而道而港口直其注羽之枯也汴港里
 許有津淵深非可厲可揭初置木橋宋景定甲子寺浮圖行謙爰
 創石橋國朝宣德己酉如珪增屋之歲久屋頽石墜如珪徒清鎬
 重修焉橋三墩兩崖累石仍舊貫餘則一新之下貫杉木以承重
 中橫株板以室上上敷聖石以當輪蹄周覆以屋兩簷衛以欄楯

中	龕	以	奉	蓮	橋	之	神	規	模	制	度	髹	漆	粉	黛	視	昔	壯	固	美	與	有	加	焉
縱	十	有	八	丈	衡	丈	有	五	尺	屋	之	間	如	織	經	始	於	天	順	辛	巳	託	工	於
成	化	心	面	計	費	白	金	幾	三	十	鎰	工	十	二	百	有	奇	甲	申	秋	瓊	先	翰	林
版	闕	清	記	其	事	時	急	命	召	未	遲	丙	戌	夏	復	來	京	申	請	遂	為	之	託	夫
以	有	司	之	事	而	寄	一	浮	圖	不	亦	重	乎	鉢	無	少	蓋	乃	模	模	於	富	貴	之
門	鉢	兩	以	集	不	亦	勞	乎	假	此	有	土	有	民	而	肯	為	之	焉	則	不	難	而	易
舉	不	勞	而	易	集	也	彼	其	無	責	耳	矣	乃	不	難	其	難	而	勞	其	勞	是	果	何
心	哉	不	忍	之	心	所	發	也	探	其	心	而	迹	其	事	皆	可	嘉	可	書	橋	故	名	壽
安	今	易	曰	疎	山	蓋	非	求	具	乃	從	人	之	所	稱	也								

躍龍橋記

明 范 涑

橋以龍名外象也龍以躍名內象也橋當有會西湖南南昌新建二岸之前亘長三百尺蜿蜒隆隱跨於湖波之輪風而眩明景與

江西通志稿整理館 黃紙

心會皆奇觀也其東南為孺翁子祠折而北為同仁祠度洪恩橋即東湖為蘇雲卿祠棘院在焉又度廣濟橋即北湖其源遠迤浩蕩皆西湖為之委而此橋為之鎖鑰得地之勝得天之中又二岸之西北為郡庠地脉連綿成抵湖而止蓋三庠氣運萃會之所也余於去冬月撤瀆湖用形家言可聚王氣用遭水漲高卑參差業復舊而湖軒宮牆之飭亦以時成事具載各記中獨橋若有待焉橋故石址而兩旁欄楯未備往來人如織曉寒夜暝或至墮溺者有之於是南昌何令道以其地屬邑治也乃商之新建余令夢經協力經畫凡前工所缺者行人所欲筑者悉伐石新之有橋北左右旣舒以及橋之南盡去湫隘之陋規制軒豁文礎環環湖水若增而添巖宮以之華美其平而履者以數千步計繼而幹者以數百柱計橫而版者稱是徘徊四顧猶龍之脫其泥塗舒其羽翼奮其頭角者焉橋南有木坊令因請余放題曰躍龍橋夫龍純陽者

也陽之德為君子躍之則道長其為用九而取數實多是年南昌
邑序之舉於鄉者十有五人為一省諸邑之冠前此未有燒美者
即南昌而新建漸可知已又是年合郡諸序共舉四十五人得九
五之數當一省薦書之半即豫章素冠諸郡前此亦未有若斯盛
者且四十五人也其為同氣三昆弟並舉者兩姓相望如劉氏饒
氏聯珠輝映比肩齊驅即求之海寓士籍未可多屈指况由五九
而積之數且駸駸以上猶歎此皆國運之盛也而序孫章又通
或以題橋之後謂非天時人事相為表裡者耶夫逆陰者力辱氣
茲者德全諸龍德應運際時蒸蒸輩出則其風節志獻辭常飛烟
回視諸祠賢哲將早越後先以仰答國豕造士至意而玉題嘉名
庶哉其副乎天子安之言曰地靈人傑地非人弗靈天非人弗成
三才一理惟參贊化育則歸之人暗斯橋也興思遠矣不然核核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晉書
物館
藝紙

與梁王政之一車而冠帶國橋門濟濟威美擬將鼓之應如此哉
余故為之記以勗夫盡民事者

新建鍾靈橋記

明 蔣如奇

信當八省之衝而郡南大江從懷王諸山水若建瓴下閩越往
來自皇華使以道行旅與馬徒役輻輳於斯向嘗設浮橋以濟而
洪濤激射鐵維易蝕則七十餘舟遂若漂葉行者淹日磻坐遙
相喚一力抵岸則競渡爭先或不勝載往往覆沒傷人為多前守
俞公謀易以石闔郡歡踴贊其成計費八千九百有奇而驛傳朱
公出郵羨給之朱故上饒令易以石其雅念也強半就緒俄江流
驟溢商木結筏乘漲而下衝擊盡圮其年冬不佞以民部郎出守
信甫莅信詢民間之急而僚友貳守鄒君通守吳君司李君儉曰
信徼天幸頻歲檢民不病饑而病涉郡南之石梁最急也已而詢

之薦紳以及青衿僉曰信以風氣奔瀉故貴不再世而富不百年
若直郡南而梁之寧惟孔道之不棟將風氣攸賴人無不樂趨事
者已復詢之耆耆又僉曰疲如信而行李之留滯者舟楫之摧折
者膏血之飽魚腹者問諸水濱職無梁之故曷若梁之便於是請
之中丞房公借驛傳支羨若干緡罰鍰金若干捐俸若干相與謀
經始得址於舊橋基之東數百武工剛而涯迫可以永久起辛酉
仲春至癸亥孟冬而告竣厥修若干仞厥廣若干軌行者足相踵
目相瞻而歡呼相屬曰今而後庶幾無病涉哉先吏是淫霖為災
毒較爽之瀚滌幾及於脊無不為新造危者雨霽水落砒然如故
得天也橋未竄以上行者繩木而度忽兩涯之民不召而奮鉞交
集擊石勵矢矯若垂虹得人也天與之人趨之臺藩臬司倍漑之
左右僚屬協贊之縣令經營之而僧明通復住事而終始之不佞

江西通志卷之四

何功之有焉橋成有欲以病名橋者不佞謝之曰昔李冰之橋於

蜀蔡襄之橋於閩被以七星萬安之名不聞以姓夫豈有意為讓
乎其心豈有不能自處者哉自是而賢哲代興敏代薦紳多主其期而表之曰鍾靈云

貫道橋記

明 胡居仁

貫道門者白鹿洞書院師生看客出入之門也貫道橋在貫道門
之左數十步凡入是門者先由是橋而進故橋與門同名而不異
也洞中之水發源於五老峯之巔懸崖瀑布傾瀉而下至於石澗
榮迂曲折經書院門而出入書院者必渡澗水然後達况經雨雪
則山崖豁谷之水奔趨湍瀉苟無是橋則往來隔絕之所以不得
不作也此橋之壞已久景泰間太守錢塘陳公嘗修之成而復圯
蓋由積雨水激以致崩壞成化改元湖陽李公提學江右一新書
院選州邑士子之秀者聚而教之故學者雲集視是橋圯不可不
修又不可不為堅固久遠之計於是出資募匠始於戊子冬成於
己丑春高而闊厚而堅橫跨澗水士子省客徐行穩步徜徉遊息

情思愆然非但不病涉而已承李公之志以底其成者同知誰公
讚推官沈公瑛星子教諭吳公慎檢校黃公恭也居仁後十三載
復來是洞追述其事以記

通濟橋記

明 羅 玘

南島以由會府也途之陸出於京師者由章以濟登西岸行十
里為道曰蛟橋西山諸溪巖石之水會焉水之會溪故大以磯抵
之互激激射不可以舟宜有橋橋圯矣不知幾何時獨其名存且
以名遞其遞橋周宜前有也其曰蛟者南昌澤國也相傳多蛟螭
窟其下蛟所出岸乃善崩又何擇於橋橋圯有由夫亦無庸考其
時之近且久也獨惜夫會府之孔道也王事之期程商旅負輓之
不獲已者冬而刺涉焉龜瘞之不可忍也猶可也夏而涉焉焉死
者十八九矣噫橋固不可一日無也夫以不可一日無之急而曠
於不可考之久有志之士固宜有憤然者而卒未見有舉者何也

豈真有所謂蛟螭者窟焉皆畏而莫之舉耶將世之因循者多視
人之患漠然雖有一舉之者而且莫勝其百林之者也今太守祝
侯至三年政以次舉遂將破家論焉之新建義官袁顯獨奮曰此
民利也不可以勞吾守於是始於今年秋七月壬子伐木于信
茂石於鄱陽之山水船陸中以及其將事有告者曰是宜
以鐵投蛟之居蛟乃避乃瘞鐵於岸之底外橋其上為空以行水
者五高二丈廣視高之六修視高五倍之上列石楹以憑臨盼者
凡若干屢其東偏凡十楹守者空焉慈驂駢節於是乎在東西之
道雖隆實窳坦坦夷夷義井左右蟬楔跨中無籍於官無斂於民
八以月甲寅告成於侯侯至喜甚扁而名之曰通濟之橋志孔道
也噫當不可考之久粗以莫之舉之習而能於五六旬之近或夫
不可一日無之急且為人所宏建之觀而屢夫無窮之遠悵賢守
欲有為而未及為之志不知於古人何如也意者世善之福自與

聞友異數或伯仲唱和之有助歟余與其仲鴻臚風來善鳳未
友好義聞於人人無媿為宋司直君之後顯亦然故有是作風來
以書焉為記余因反之

重建貫道橋

明 陳敏政

白鹿洞百院前有門曰貫道門南數武有石橋跨洞亦以名者
郡志曰院有石橋三曰流芳曰枕流曰貫道而國初金華王公
遊古院記云古院毀已十五年樹生瓦砾間大且數圍前有石橋
曰灌纒曰枕流古院所存者獨此二橋而不及貫道蓋其廢久矣
天順戊寅春余修古院往視造鄉貢進士李莫市其徒數人讀古
院中請于余曰是橋植貫道門矣古院正路也修古院可不復
此橋乃命橋近居民斲石于洞得三之二喜曰是易尔又得石
工匠陸張文楨欣然以為己任經始于二月庚子再越月而成視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加高三尺有奇下有巨石恐其阻漲水而有損于橋也從而去之
并塑先聖四配像于禮殿李固朱三公像于前祠而古院之觀去
復其旧矣

萬武縣重建康樂橋記

清 謝 夏

夏令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在孟于十一月捷成十一月與梁成
古者道路之政歲必修葺故能歷久而不壞自同禮獨缺冬官一
篇而民始有病涉之患表州萬載縣東北十餘里舊有康樂橋上
通寧州新昌下接宜春分宜為柱來孔道元至正年間邑人龍駒
實初建橋謂謝康樂嘗遊此故以名明季燬于流寇至今垂百年
故舟為渡秋冬水涸時行者以躄舂夏兩水暴漲橫流急湍津渡
維難民不便之今雍正五年福建許松信來今斯邑政既洽于民
念斯橋之利濟實遠不止一邑所關勸諭重建士民踴躍會眾樂

輸得萬餘金匠作競力木石堅緻不費於公不煩於民梁工於雍
 正六年八月十一日誌工於八年六月三十日為廣
 一夫夫大下為洞五橋既成許令方湖繁南豐於其行也
 指祀其事按萬武縣在晉時為原樂縣吾先車騎薛元况水之提
 以功封原樂公子漢徐靈運世其爵故其地有原樂水有謝山省
 以得名今原樂橋跨于田水即原樂水通流而世人所稱謝原樂
 專用靈運以其時之著也余故因橋之名而指其所由來如此方
 今聖名振興萬民樂業百廢具舉許令克勤其職能以餘力用
 此橋而五右之事民深受國家百年休養之恩心知感戴故樂輸
 暴義惟恐後時宜其作之也不勞而成之也甚易我皇上深更教
 民之道格新橋也亦足徵化之成矣夫原樂美名也縣又稱萬載
 繼自今以往庶幾我我五穀用登百物咸阜風恬俗熙用垂德萬年
 無疆之休也歟

樂其利濟廣而吏士之知勸也遂為之記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如成毀之由時加修葺能歷久而不壞尚亦其澤於無窮也夫是
 校也許令松估審量之而為或原貢生高愈謙諸生龍言各出五
 百金為首倡而從而樂助者或百金或數十金以至數金者若干
 人斯知表者也例皆得書

安濟橋記

清 湯紹中

南豐湯子來遊新城寓新橋之西涯而橋適壞其里人鳩工而作
 之甚勞也湯子過而勞之則曰往斯橋之北吾僑彈心竭力而費
 財今者用吾心思手足而已不覺勞也湯子曰費將安出曰邑有
 長者無所為而獨任其費也湯子嘆曰善哉在昔王政之行百廢
 具興徒枉與梁及時而就其時牧民吏無敢曠厥職乃後吏不為
 謀而民第自謀又民之饒乏有殊苟集眾謀之築舍道旁而已今
 舉吏之所不舉又舉眾人之所不能舉豈不可嘉因考志載是橋

興廢屢更嘉靖初蕭公執夫伐石鳩工事未畢而召去葉公敬之繼之而橋成距今百五十年無踵其事者君子可以觀世變矣於是亟求長者名則曰楊君元卿也湯子曰善哉予固得而交之宜其有斯舉也里人又言是橋向壘石當中流者四乙酉水大決隕其三蓋壘石太促無以洩水勢故壞事卯秋遂撤中一壘不治水以不患第梁長七十尺有奇而豫章之材難購是役也謀移焉一壘居中仍有其一而三之其梁五十尺有奇然計費則五百餘金矣眾方難之而楊君曰無難也於是一如其謀而成湯子曰天下事有心者苦於無其力有力者又敗於無其心心與力交至而美以成後之君子識之哉

重建青雲橋記

清游紹安

章水源發崇義鼻都西注橫郡之浦下與貢匯而歸彭蠡又有從北坑巖坪嶺歷太平龍潭東折而來與下崗水夾山玉枕山合流入江者為學宮水自宋以來所儒學均建於東郊江許雖其間或

遷城內或移城南卒復舊址而青雲橋創為橋造自元代顧曰雲津於津口為詣所稱雍正八年前守張公准以學宮瀕江屢啗於水遂徇紳士之請劃府署餘地建廟學學既遷而橋圯矣病涉者何以濟况南安水勢本趨東折而北向橋正指東方學宮之水滌洄故士子之應省闈貢禮部買舟揚棹者橋若將送之斯橋興而奮翮青雲必有於茲邑庠生張梓等捐倡好義况瘁三年告余工竣余愧不能全力僅助一椽片甍喜士民之能底於成也為記數行并瀆鐫公翰諸姓名於石陰以垂奕模云

清李蘭

嘗續水經註疎章之外自明湖合章貢而北注于彭蠡源遠流長和為江以西一巨邑也初余督營茲上繼復奉命旬宣湖河章水

中見其支分冰渙襟帶洪都貫注諸郡經傳所載一一於閱歷間信之竊念章之水既深且廣其間水利津梁必使具舉勿廢而後民受其福乃路之耶縣新次興登有石頭遊者距城墘十里既為

章	水	奔	注	亦	且	此	邦	孔	道	春	夏	水	漲	行	人	多	莫	辨	之	懼	有	明	張	文
不	汎	後	人	不	病	步	輪	蹄	絡	輝	利	有	收	往	歲	既	久	木	石	摧	殘	駁	駁	才
將	煙	焉	既	不	謀	治	則	崩	解	之	餘	廢	難	辨	舉	命	守	令	枯	費	若	干	括	
公	餘	之	費	指	于	大	中	丞	昆	凌	謝	公	公	樂	于	利	濟	園	興	百	廢	者	欣	然
許	可	西	遠	幹	員	凡	材	治	事	加	橋	帶	以	因	其	基	塔	土	石	以	平	甚	臨	款
者	支	之	稅	省	級	之	顧	指	應	波	之	豈	涸	不	常	秋	冬	廣	數	十	丈	春	夏	蠲
仍	在	因	加	增	三	十	五	丈	統	表	一	百	二	十	丈	工	始	于	雍	正	八	年	春	
竣	于	夏	計	以	閱	月	而	告	厥	成	功	工	料	之	費	不	資	于	民	各	插	之	大	計
口	授	食	復	以	餘	繼	平	治	長	堤	類	反	成	橋	幸	履	橋	諸	地	亦	加	修	葺	夫

江西通志 卷之... 物 橋

而	從	會	城	西	北	以	達	海	皆	忘	成	坦	道	皇	事	時	使	可	免	任	遜	躡	屬	塔
登	無	虞	越	蹶	矣	蒼	成	之	日	有	以	余	為	功	者	余	曰	否	否	天	擇	章	一	水
上	源	南	籍	下	達	九	江	支	分	派	頌	貫	注	諸	郡	應	故	應	修	之	津	梁	罕	可
僕	數	余	以	閱	歷	所	及	設	法	鳩	工	其	他	必	有	類	于	茲	橋	者	苟	我	僚	屬
志	以	則	致	凡	有	碑	于	永	利	便	于	行	人	之	處	適	時	修	舉	亦	廣	其	志	而
及	於	利	濟	民	生	之	事	業	巨	細	畢	張	是	則	余	之	願	也	更	紀	其	願	末	以
為	勸	重	厥	工	者	則	果	州	經	歷	條	繼	租	前	鉛	山	今	張	崇	校	估	勘	經	理
者	則	新	建	令	揚	廷	翼	南	昌	守	許	鑣	也	并	書	以	誌	其	勳					

高波橋記

清葛 瀆

利在 一時者難於永久 利在永久者難於一時 理勢然也 康邑縣 治之 東北四十餘里 有高波橋 為南贛通衢 其地低窪 當山水驟 發 眾流奔會 濁浪排空 非舟筏可渡 而橋設焉 向以木為之 水迅 而木不支 每一二稔 旋圯 所謂利在一時者難於永久也 余蒞茲

三載相地勢計久長非易木為石不可然而其工巨其用繁慮費無所出則又利在永久者難於一時矣生員張士傑好義傳家其父凡鸞嘗於贛之大壩壠獨捐千金造石橋今生聞余瑜欣然曰桑梓之地宜結父志亦捐千金以成之計石墩七座高二丈一尺兩墩擺水五丈以某月日興工某月日告竣而永久之利遂成於一時有三善焉濟行人一也結世美二也風好善三也余故樂為之記

重建大義橋記
清曹鼎望

昔尼父稱鄭公孫僑為古之遺愛而子與氏新為濟人濬洧惠而不知為政豈則成枉成梁固平政之大事良司牧不容忽然置之者也信州當閩越之衝屬邑鉛山在郡之南偏與閩地相錯如綿山高而峻水濤而駛其間曰分水溪曰戴溪慈泉飛瀑奔騰瀉瀉遠郡郭而北以入於江以故波濤猛急每春漲秋霖野船橫渡

江西通志續編 江西宜德物館 稿紙

侯肆行人之飽魚腹者往見吾非有橋以通利涉其厲民也特甚籍之縣志縣北百五十步有名之者其舊有名之曰通津者有名之曰思政者若夫大義之名則自貞元初札部侍郎劉太真守節橋逾雷傾地謀更築而水勢洶湧立石雖艱有僧大義者以戒律稱御紳而成壞工乃克竣後連名以大義崇佛道也自唐而宋而明屢修屢壞國朝順治十四年知縣王應泰捐俸倡登士民之輸將商旅之協助得三千金而橋始復其舊蓋迄今二十四年矣康熙甲寅年開又熾於邑余於戊午夏來守信州羣仲春錦州潘君子璧捧檄為鉛山今與余籌策破賊自夏秋始其董從得其元凶而六年之寇患一旦廓清庶幾得為政之本手願以政為養民之政莫急於通商鉛山固昔年萬家之邑

也	江	浙	之	土	物	由	此	以	入	閩	海	濱	之	天	產	由	此	以	達	越	推	挽	之	用
自	擔	之	舉	表	積	之	侶	日	夜	行	不	休	所	以	集	四	方	納	貨	賄	者	大	抵	佐
耕	桑	之	半	焉	今	乃	鄉	井	丘	墟	戶	口	零	落	以	至	此	極	設	非	郡	守	邑	今
相	其	急	而	調	劑	之	何	以	起	瘡	痍	而	振	之	絕	耶	是	此	橋	之	重	建	耶	為
通	商	也	為	養	民	也	蓋	可	緩	乎	哉	強	余	棘	人	樂	行	時	素	衣	歸	里	漸	

與善以留此邦則拯濟之恩利濟之懷不能不於潘全有厚期夫

兩河船橋記

明劉節

兩河何類郡兩河也類郡有兩河何章水西汶四西河貢水東下與章水合曰東河河皆深廣濟者聚焉是故亂流而舟軸上履下衡列如此民乃攸濟既而督府間鎮戎餉校須官艦計權禁令裁祭如古為閩然故曰兩河以禦貨越征商旅也厥從久矣重作維何茲歲但夏水溢汎漫漂溺者過半矣河迎弗閱民則病涉矣吏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則病征矣商旅利其禁犯戎餉則日損矣上下交困孰為之所哉迎結中丞王公將天子命度秉節歲來鎮茲大迎營迎等迎度軒鎮遠猶迎命迎告具副侯君亦維始至與贊是謀卒乃羣史稍命於公公乃撤白惟參酌厥典惟爾類郡虞判介吉郡伯亨南安郡推推士魁惟董作厥役惟爾類郡亦推文翰類衛明指揮賢惟會計厥費惟爾類郡奉慶昂霄類邑令先鳳岐爾羣文咸事事毋後侯君乃申之曰惟爾羣史路恭迎事迎後謀既同矣迎下迎筮龜著從矣迎取其材則橋矣地名其工二則集矣迎約其數東河為舟則十其十西河為舟則六其十創作則八十有四取其受也其理則七十有六仍其舊也始事於秋九月丙戌冬十有一月戊辰則告成矣由是民樂於兩河之游曰吾無病涉也商賈行旅樂於途市曰吾無病涉也吾亦無貨越之說也史樂於國曰吾

無病征也。吾將見戎鉤日充，以不墮也。有足哉。功鉅程敏，利溥惠。月可謂藏矣。傳曰：十一月徙，十二月與梁成言及，得也。另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言節用也。是故茲後也。濟險舉廢，財足。用陳，急知者之先務，獲焉。政之善經也。可捐有功也。已詩曰：肅肅。謝功，台柏宮之，其斯之謂與。

馮川橋記

清 陳宏謀

今上御極，憫念天下行旅艱難，詔所在橋梁道路宜修置者，發帑治之。有樂善捐建者，視其所費，大吏奏請從優議叙。歲辛酉，余撫江右，遵奉諭旨，於會城南創立浮橋，以濟民威，稱便。因飭屬邑修缺補廢，以仰副聖天子德意。適奉新令張天謨來謁，詢該地津要。狀令曰：邑南馮川橋，京廣要津也。昔當春夏暴漲，浩蕩掀翻，水與架平，泛梗糾蒲，挾梁以去，石相碎，墩亦星落，病涉者屢矣。在籍紳紳候選同知彭涵者，偕弟貢生浩呈請專以石成之前，令關於上。

江西通志續編 卷之九 橋梁

憲報可，遠鳩工，礮石，經始於乾隆四年八月二十九日，落成於五年三月六日。計時約八月，約費銀幾千兩。蜿蜒蟠互，垂虹列雁，履之者若坦途，然或噴噴彭子之功，不哀。余曰：嘻，是舉也，以一人而利萬眾，可不表以風世哉。今日茲橋也，是非始於彭子兄弟也。彭子之祖良京，曾修之，捐金五百有奇。父昂，祚又思繼修之，而促於年未竟其事。今若但承乃祖乃父之志耳，表以風世，若不欲享其美也。余曰：然則彭子更不可及矣。夫不煩內帑，義也。克承先志，孝也。使人不病涉，仁也。能孝而仁，義備可多得乎。乃為咨於制府會題，得蒙溫旨優叙。庶彭子自此傳，而彭子之祖父亦與俱傳。使西江人士觀感興起，俱各破吝，疏財勉於為善，豈不休哉。余故樂為之記，令壽諸貞珉，又以知彭子他日居官，即是心而廣之，則凡裨國計而益民生者，可於斯覘其概也。

永渡橋記

清 邱維屏

東城之隄以梅結為池，駕谿而為朱橋者三。東門其中橋也，其上橋為中渡，下橋為下謝，渡中渡，下謝，渡之買田收其租入，以歲作橋者久矣。出東門跨橋而左，左上有董少保冢，崇禎初生齒，日蓄始展城而臨溪，為隄夾溪橋之上，下其館池樓閣，塹塹粉壁花樹之，感歌吟笑語，晝夜不輟。吾友甘士蘭每於日晡，携酒少保冢上，望夕陽之山，與谿城之晚煙，若映若抹，相與獨飲，以為佳絕。今士蘭往矣，少保冢固在，而城煙之荒殘亦久矣。吾不知橋上之行人，一或有追而問焉者，否也。且橋必歲乞工資而後作，吾又不知東門之橋與中渡，下謝，渡之歲收租而作者，能俱無闕焉否也。吾又以為有能集眾資，使每歲得作橋者，其難有三：難而為之者，則其賢於夫人之為功，亦有三：富與凶之歲變而賴之暴之之人，異處世平康而求濟人，與處荒殘而求濟人者，人孰難之。一二人之力，捐貲於有餘而濟人，與千百人不能捐貲於不足而求濟人，人孰

江西省通志館稿

三三頁

難之來，與往廣昌石城建甯之人，難中渡來，與往瑞金汀州之人，則錄下謝，渡行者眾，而頌作橋之口亦眾。東門橋分上下之人，宜頌之，口不若上下之橋之多也。必頌而多，與雖頌而少者，之濟人，人孰難之。挾三而猶務為之，吾知東城之門與董少保冢之間，長年而有此橋也。歲壬寅孟秋月，石塘病農書。

清風橋記

清 廖文英

歸宗寺西數里，即柴桑地，北為楊柳橋，水抱馬士，午春漲橋斷，余適課農於此，因解腰圍銀帶以續，不逾月橋成，有一老叟歌曰：處士何曾是，姓陶菊花人。醉風蕭蕭，使君腰上銀都了，袖挾清風過。此歌罷，向松山高步而去。時人聞其歌，遂題於龍山鋪，而請改為清風橋。今不覺二十餘年矣。橋又圯，康熙戊申，余復守茲郡，更捐俸築之。孟冬二十六日，工竣，抑不上行歌野望，果在松山何處。

清

太平港石橋記

清

邱成和

考於志吾郡十川均流其源遠者與閩粵接既合於郡城之北為
 積水出灘以達於彭蠡而吾郡為兩粵門戶仕宦商賈趨彭蠡而
 上者日木膏純木至即二十里四儲潭舟上至儲潭則灘石之險
 憂祝川益分水益小無風波之虞舟中之人必割牲奠酒揚謝備
 君廟而祠慶儲潭三里間曰太平港港之開辦五尋而深且不到
 橫截江濤舟子視百丈必洞而過或有病者於是祝舟者恒患之
 舟中之人利害非所切不與患也今夫無瘼之風波逆流之灘石
 天下之奇險也舟中之人雖患之而無如之何然操舟者習其道
 能避之乃若五尋之港得一有為者故橋以渡則可以救祝舟者
 之溺而有為者不與患祝舟者患之而無可為此則太平港之險

有過於風波灘石也矣歲平未瑞金陳君某洵舟於是曰我將令
 是有橋諸舟子聞皆歡呼俞陳君曰毋我拜請有劉君某好義
 士將位與謀別君某捐產以應二君者又敏於家天得賢若干命
 石工起橋焉既而資費不訖欲飛去越明年藉文學揚吾直尹時
 徑成文繼資又若干而乞余記其事余既嘉歎君濟人於通要之
 津而惠予我之所不與患為予人之所不能為而又嘉吾郡之多
 好義者也諸凡捐費者略列其名於左

金谿縣梁安峽義渡記

元 危 素

撫之屬邑曰金谿其南五十里有梁安峽石壁峭險兩崖雙峙南
 城諸水皆會于此上游有渡曰馬頭渡峽束而水深不可徒涉臨
 川營前里有張昭孫伯恭慨然曰吾先君葬梁安之山中距渡才
 二里於是作堂以祠其父外為屋以待渡者息肩於此以浮圖善

願守之割腴田若干畝以贍舟人而并食焉既而里之有餘財者
 曹某吳某皆施田以助之始終贊其成者項山寺主僧師啓且以
 其寺近因屬永久任其事庶幾無隳吳君之子橫以書來京師與
 其友危素曰願有述余讀周官書夏官之職有司險焉掌九州之
 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道路山林之阻則開鑿之川澤
 之阻則橋梁之謂之司險者有敵國之侵陵故也今國家蓋得四
 方之境土固無俟乎設險以守其國故司險之官不設然道路橋
 梁亦有專領之者願有司率急於錢穀簿書之事以此為迂緩不
 切無復加之意矣由是津渡之舟悍夫凶人把握其間爭纖微之
 利棄性命如鴻毛者蓋多有之雖留難之禁著於人甲而亦莫之
 能革嗚呼可勝嘆哉今張君與州里之賢豪致力於此非有所驅
 迫而出私財披腴田無少靳吝斯亦可以言義非欺乃為書之以
 示來者

權茶運司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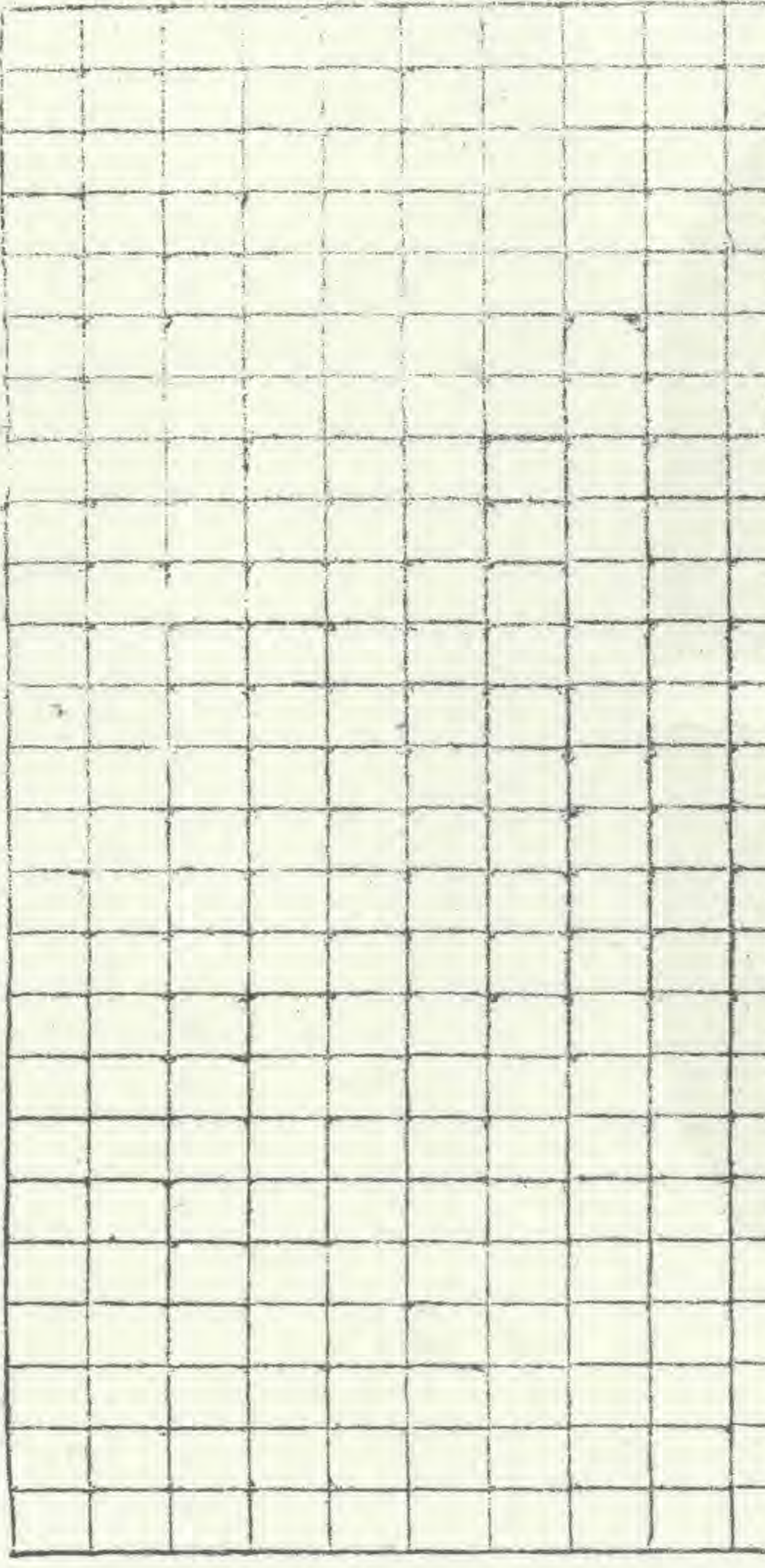
江百通志卷三十一
 元虞集

昔在世祖皇帝既一江南至元十二年江州之人即獻茶利明年
 收其征入中統鈔千餘錠自是天下乂安列聖相繼德澤涵煦民
 無重擾生息日繁食用滋廣若飲之利不被遠邇至於今六十年
 而課賦之增乃至二十萬其設官則十七年始立江西等處權
 茶都轉運使司二十五年去權茶字兼領宣課二十八年復權茶
 名官所統出茶之地則江西湖廣河南江浙四省之所部而其治
 在江州分布提舉官其遠者分司以莅之臨按之司有助無撓郡
 縣奉行信約惟謹其委任可謂專且重矣天曆詔書省運司而以
 其事分屬列郡歲侵民困搵造懋遷觀望疑沮微傲失節公私交
 病守令不勝其責具言復立運司為使朝廷遣使周詢不遺山谷
 數月復命以為宜從所言元統二年復設運司於江州總治之規

率如故事而用人益慎重矣。於是以前脫木耳與薛公某為之使。萬嘉納為同知。魏君某為之副。某人為判官。或以風憲清強之舊。或輟朝省侍從之貴。或以操守之素。或材智之優。是以皆能清心而省事。奉法而循理。外絕苛橫之使。庭無誣訐之訟。期年之間。利入時足。民庶之家。至於官府。賴首供億。心絕他虞。若不知有重立大府者然。政治之美。卓冠往時。而公署久敞。弗治。出令受事。弗稱崇顯。文書貨幣。蓋藏疏闊。乃請於朝。而更作焉。以是年某月。經始廳事。府庫會。秦公某自中書出守郡。多所觀相。而賜幣凡二千緡。又至。得以增置吏舍門垣。以某月某日告成。別賜鈔五萬緡。使貸收子錢。以具公膳。朝廷所以示廉靖勤敏之報也。乃為書幣。命其吏謝秀實。至臨川山中。屬予記之。乃為之言曰。夫有土有民。出財用以供公上。故其分也。而東南民力竭矣。今法制之謀。已詳盡而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無失。賦入之數。已成定而無餘。若數君子之安行無事。如期而集。所以保息吾民。以厚國家生財之根本。豈不深遠矣乎。彼以聚斂括克為能者。作歲煽毒。贖背殖私。上為國家斂怨。萬逮其身而不悔。亦獨何心也哉。敢重言之。以告來者。使視夫措則有所警發云。



宋

信州興造記

宋王安石

晉陵張公治信之明年皇祐三年也

行民以寧息夏六月乙亥大水公徙囚於高嶽命百隸戒不共有

常誅夜漏半水破城滅府寺苞民廬居公趨譙門坐其下教吏士

以桴收其鰥孤老癯與所徙之囚咸得不死丙子水降公從賓佐

按行隱度符縣調富民水之所不至者夫錢戶七百八十六收佛

寺之積材一千一百三十有二不足則前此公所命富民出粟以

賙貧民者三十三人自言曰食新矣賙可以已願輸粟直以佐材

賈七月甲午募人城水之所入垣羣府之缺考監軍之室立司理

之獄營州之西北亢爽之墟以宅屯駐之師除其故營以時教士

剽伐坐作之法故所無也作驛曰饒陽作宅曰迴車築二亭於南

江西通志雜稿紙

卷

頁

門之外左曰仁右曰智山水之所附也梁四十有二舟於兩亭之

間以通車徒之道築一亭於州門之左曰宴月吉所以屬賓也凡

為梁一為城垣九千尺為屋八以極數之得五百五十二自七月

九日卒九月七日為日五十二為夫一萬一千四百二十五中家

以下見城郭室屋之完而不知材之所出見徒之合散而不見役

使之及已凡故之所有必具其所無也迺今有之故其經費卒不

出縣官之給公所以揀災補敗之政如此其賢於世吏遠矣今州

縣之災相屬民未病災也且有治災之政出焉弛舍之不適哀取

之不中元姦宿豪舞手以乘民而民始病病極矣吏乃始驚然自

喜民相與誚且笑之而不知也吏而不知為政其重困民多如此

此余所以哀民而閔吏之不學也由是而言則為公之民不幸而

遇害災其亦庶乎無憾矣

縣治題名記

昔天子錫人官之問有曰安身取譽為難蓋見知於上則能安身
 得心於下則能取譽二者並行而不相悖斯足以仰膺眷俯慰
 民瞻生俾聲華勲業輝映今古而今之為政者或尚威嚴以足國
 謂可安身矣奈結怨於下何或惟慈惠以濟民謂可取譽矣奈速
 事於上何速事於上則身難以安結怨於下則譽難以取而況戎
 事方興神州未復有征防餉饋之供使府送迎之費既無府庫見
 頓之物必假皂隸鞭笞之勢乃能運辦先期而朝廷恩詔常存寬
 恤毋得橫歛茲泣官者所以尤難於宰邑之職也龍泉自國初
 置以來館銅章墨綬君其詳靡得而聞稽諸圖誌謂守丞何公從
 水南徙治於此惟陸苦濟茂著政績粵自金兵亂夏黃中謁起建
 安庚戌度寇印權長驅入境時玉牒趙公迪之率吏民柵山為壘

卷一

卷二

二

旗鼓振耀克徒畏警焚剽郊外而去有捕卒劉雄薦起邾界尋至
 紹興之初其徒彭友遂衝入縣治於是邵宰世卿倉皇出奔僑治
 於蕪陽而寇勢益張綿互數百里綿成適於大江之東越明年
 季春承宣使岳飛始提精銳數行而西擒勦殆盡克復之初朝請
 王公下車萬長壽寺為理所爰召百姓分葺解舍不日而成滿考
 而李文林代之居無幾何寇奄至再罹暴熾帑庫為之一空既
 而以疾在告郡將舍人王公移檄敦請里居郭倅權邑事時有旨
 宰田地畝分倅以稅均敷不擾而辦王公捐之以表諸邑暨李
 不祿攝理向三人趙四載王宣教被命而至未幾解官錄此士夫
 相傳謂是邦當急少出沒之地間里不安租稅難辦久缺正授九
 假攝者又十有三年結繹去年臨如郵傳舉無善最可記惟郭修
 張承議蘇奉議張從政以撫字教養為意人到於今思之追甲

戊季冬上官承議甫獲正調自此胡宣教張承議以次准政大抵
 自兵火之後罕於茲者非太寬即太猛猛則民殘而越許者繁寬
 則民慢而于紀者眾其弊不可毛舉獨蘇張之治寬猛適中而張
 公天資忠厚學識明敏持心公正視蒙之初撫摩凋瘵振起頽綱
 兼五美以為政用片言而折獄期限靡盬而人戶樂輸賦歛不加
 而軍需畢集其育才則兩科之士皆步青雲其恤稅則萬井之間
 普沾實惠揀強梗以為善良驅寇攘而事稼穡是以干戈載戢狂
 杆屢空上致軍國之諒下格士民之譽二千石以列於外臺部刺
 史以聞於當宁信乎黎元之父母師師之表儀則安身取譽之道
 而造其極矣以故邑之士庶私相謂曰古郡縣皆有題名而吾邑
 蕙然端為缺典今公之善政彰彰炳炳詎可不書乃屬勛序其大
 概而記其爵里植於廳事以示將來庶期後之君子承繼不泯焉

江西南昌府志卷之三十三
 重建龍泉縣治記
 郭勁

重建龍泉縣治記
 郭勁
 建炎三年金兵飲馬江西腥膻虐焰被於廬陵諸邑惟龍泉以僻
 左僅存衣冠飄泊厚肩疊踵不幸奸究垂涎為弄兵之地明年雲
 都寇卸權長驅入縣自冬徂春懼其焚剽者十六七權運不旋踵
 而劉雄繼之紹興改元雄死其黨彭友遂屠井邑官吏越境僑治
 於萬安流離散徙生民無幾聞保桑梓非賊之輔牙即帶刀佩劍
 之惡少良氓封殖殆不禽獸若至紹興四年四月大將岳公飛提
 兵剪六月奏凱邑中平復冬十月臨川王公微以右朝散郎出宰
 吾邑問卸落則數為邱墟問田疇則鞠為草萊問版圖則燼為飛
 埃問丁男則轉為塗矜問風俗則稔為暴戾乃於曠野中睨而望
 之得枯髀瓦礫之區者縣之政基也公喟然嘆曰闡閭可興國版
 可訪戶口可以招徠惟是暴戾未易化雖然亂可弭而不可激

吾當先正官守，馴致其道。宜不約而自化，不日剪管榛，開徑路，樹
培壟，按棟宇，取斷矣。敗甃於灰燼之中，即其地而築之。凡三月而
後成，為屋百餘楹。視事有堂，更有舍。簿書有度，金帛有帑。因有園
園，梁梁治所，罔不畢張。於是流已，襁屬而歸，錯處強宗，悍族之間。
求田問舍，各安其分。連閭比黨，緩帶吟笑，往往慈祥相友，而不知
昔之艱危痛苦者，嗚呼！公之為政，可謂得其序矣。初縣之風俗，謹
厚，農力穡士，就學。大批子弟多賴，有一不肖，才手指而羞之。科甲
之士，以節義為尚，此其概也。自今喪亂，薰染惡習，遂至流弊如此。
非公亟正其本，使典刑有所從效，幾何其不禽獸如也。勁歸柴荆，
喜見奠枕，因記梗概，以示里閭。若夫縣之廢置易改，事具圖志，此
不復書。

龍泉居吉州上流，離府治二百七十里，高山茂林，深谷盤桓，官
遷龍泉縣城，水北議。

龍泉縣志

家

何嗣昌

斯土者，號稱難治。子以寺丞來知縣事，循見城池卑小，官舍弗稱，
時自南唐斗場為縣，因即場地築城，規模隘陋，未為允臧。中更豪
傑多矣，而莫有議及者。孟子謂天時不如地利，孫子五事三曰地，
其論刑變詳矣。俱言城池欲其堅且固也。今泉邑居萬山之中，與
柳銜南，發諸郡邑犬牙相錯，屢為惡少出沒之地。羣雄擾擾，數犯
邑為民間害，故城池之修，誠不可以已。予觀水南地勢，汗下非所
以壯觀瞻，細閱水北桐木場地，四塞宏敞，高下得宜。南有天馬北
有平岡，漾水環流，復有五峯蓮花之勝，洵百里之侯疆。首能將城
遷徙斯地，立縣以臨其民，凡錢糧之催徵，倉庫之儲蓄，公事之勾
攝與夫教化民俗，布治宣猷，永為稱便。雖然，春秋謹書城慎勞民
也。爾紳士百姓人等，有見識超特，能知時務，深明地理者，不妨各
呈一說，以俟採擇。第毋為道旁築室之議可耳。

江西通志續修地理

遷創龍泉縣水北城治記

補行龍泉縣志

宋何嗣昌

明道癸酉之秋予甫下車首諏風土與沿革之由僉曰泉之疆域
 東接分水西聯秋坪南至南康北達永新地僻而險俗尚勤儉士
 清慧而文雅農專力於耕耘工鮮務為精巧商少出於遠方男婚
 女嫁多從幼而納聘祭禮夜儀惟隨有無以從宜此一縣民情之
 大凡也禹貢屬揚州之域秦隸九江郡漢獻帝建安四年孫策定
 廬陵郡以孫輔為太守始設縣於江口名曰遂興吳嘉禾四年改
 為新興縣晉太康元年徙縣於上流光化鄉復名為遂興迨隋罷
 遂興縣其地附泰和州管轄立什善鎮在今南鄉唐天祐十六年
 楊隆演據江南偽號吳改元武義以什善鎮置龍泉場至南唐元
 宗李景十八年升場為縣建縣遂水之南曰龍泉即我太祖神德
 皇帝宋建隆元年也縣境舊所隸四鄉曰遠興龍泉光化永買

南唐李氏分四鄉為六增懷德永樂而職方入我本朝改遂興為

卷八

五頁

南唐李氏分四鄉為六增懷德永樂而職方入我本朝改遂興為
 永興併龍泉懷德永樂三鄉為南北二鄉合光化永興永買為五
 鄉輿地方百里許當年設縣立城未卜地之善止同迴三里高僅
 八尺規模陋隘或葺或圮予思國家涵濡之澤休養生息庶類日
 繁為令者承昇平隆盛之時撫育羣黎不事城郭宮室而民熙游
 化日自相安於田里而無事間有荏苒之患蹂躪我民人荒廢我
 土地傾敗於室廬綉未先如我民之荼毒何春秋書築城數十
 固非難時必書獨責鄭之不能有虎牢卒以地資敵取侮故設險
 守國聖明以為訓而揆日卜吉亦載廣於衛風此城治剗建之
 不可無而擇地經營尤所宜究心也今一縣之形勢所為水北
 木塲者氣象高敞更勝於南方予同視詳審永可設縣以為民極
 而泉邑人心亦感激思奮咸樂新遷以保桑梓僉謀既定既定既
 奏報

可乃覈帑厥計其多寡復百端措畫凡可以佐其費者小則便宜
 行之大則具題取決於是錢不斂於民上下交而專克濟矣遂
 屬縣丞王文炳同尉楊嘉憲暨邑紳羅覺卿者李志仁郭本彝孫
 希顏督役蔣應俊等相厥土宜平其高下民居有不便者業室遷
 之以正中為縣治若前後左右衢道溝澮一一列定厥位經畫分
 明乃選材木具須甃備器投工人以成算先作正堂三間聽政
 臨民宏軒昂高二丈六尺有奇深倍之廣加於深者六之一堂
 之後為嘉善堂名仍存舊額屋五間高一丈八尺深殺於正堂者
 五之一廣視正堂不及者七之三衙宇處其中厨庖僕隸居其兩
 旁堂之南面作儀門三間以肅其出入堂之前東為皇華使館西
 為廉憲分司其餘戒石有亭豐衍有庫更數有樓以及學舍同官
 廨舍司獄司胥吏之舍諸所宜設者次第極其整備地址南北直

江西南通志

卷

六

深八十二丈東西橫寬六十五丈四圍環以土垣其規制大槩若
 此然治基雖立猶未城也予復繫其高卑度其廣狹計其丈尺召
 民趨事僉謂和會築之而功簡登登亮亮百堵皆作不數月而城
 就周圍凡四百四十八丈有奇高一丈二尺加堞雉六尺設東西
 南三門門上建樓其北門未闢以不便於民也濠濶二丈深五尺
 接虎潭水由西南門而下流城制略備雖未能大塹以磚石而金
 湯之固可以歷世而永賴是役也民不苦勞事皆就緒工始於景
 祐元年之八月訖於三年之十月約費一萬八千六百有餘兩俱
 取諸公藏用皆官給而有節民皆子來而協心其成功亦何速耶
 至是而百里之地金塘有慶五鄉之民翕然瞻仰所以衛寇防盜
 弭變消虞維持泉疆於太平永遠之城者不在此一舉乎予何敢
 以功自居哉但述其事以鏡之石俾後之官斯土者有所考焉是
 為記

宋

重修永新縣治記

宋 張 洽

永新縣廳舊有記文林郎胡堪之所作也胡公實建之始以紹興
 庚辰終以嘉定己巳五十年矣火於峒寇因陋修葺至寶慶丙戌
 又十有八年予初至官棟宇欹傾而縣獄百年頽敝為甚囚多瘕
 死乃先鼎新其獄次年遂建廳事以達於吏舍其冬又次臺門而
 新之輪奐有加於舊視所謂毫釐無取於民者亦迨無愧今年將
 新其中門適有池陽之命乃不果作以待後之君子胡公之記石
 磨滅了不復存紹興初柴必勝修縣圖經續胡公而後十有二人
 今復參諸故牘得柴公而後章公賢至洽任罷之年月并審胡公
 之記與其人而刻龕置壁間嗣書者幸勿廢

重建浮梁縣治記

宋 包 府

浮梁饒望邑唐開元四年肇基新昌江口名新昌天寶初詔易今
 名元和間觀風使裴戡以病於水溢請徙高阜是為今治所皇朝
 建炎己酉兵興遠近騷然公庭私廨一夕焚且盡自是出政于後
 堂四十餘年矣淳熙乙未雲川劉公作宰剗煩掃垢捷如影響僅
 及期月創學宮榷務舍館一切治辦明年丁酉耆士進曰國家中
 興以來郡縣毀於兵燹者悉復舊觀惟茲廳事未遑端有所待願
 公圖之公曰念之久矣事欲必濟民欲勿預此志也居無何商人
 駕桴筏順流而下請輸材以酌稅公乃類聚羣分日累月積既定
 於素乃按匠氏之籍鄉取一人旬一易而功就緒經始于三月乙
 巳越明年二月戊辰落成不陋不盈適得其平於是正子男邦君
 之禮朝夕靖共出納天子之明命至若錢帛所儲吏胥所舍隘者

重建浮梁縣治記

卷

頁

聞敬者正內外斬然一新農不知役工不告勞觀者駭其神不知
 經營之所自也吁天下之事類成於不可不為而每壞於不必為
 惟通明精銳之士出而撫世其輕重先後蓋灼然於胸中圖難於
 易為大於細不恤於已而公是營不苟於目前而久遠是謀察眾
 所向一循乎情而興仆植僵易猶反手不亦賢哉昔魯叔孫所館
 一日必葺去之日如始至左邱明特書其事迄今稱之公之是舉
 叔孫比之禰矣其始至也芻廩埽地赤立而上供常平適欠移用
 以貫計者亡慮千餘公發槌鈎考再徙月而計算見效若其濟權
 務之久之補學宮之不足人情所吝而公捐之無靳色是誠可紀
 縣有壁記尚矣予以識去來之歲月而四境之思攸繫焉事遠傳
 疑則闕之聽輿誦稱首尚書蘇公而下謹登載本末於營造梗槩
 之後公名三或字或之故相吳興南國公之孫今奉先先生也

重修撫州城記

宋一家坤翁

郡在東漢為縣號臨汝六朝訖隋唐為郡號臨川所治在臨汝中
 相傳赤岡乃其故址郡乘云唐寶應初刺史王圓徙西陸莫得其
 處至中和末危全諷徙今治非也稽全諷梓刻及兩碑當時州城
 乃因圓之舊加築無所徙惟子城舊在西陸地天下實徙之蓋州
 城當寶應初即止於此距今五百四十載子城自中和距今亦四
 百二十載昔既云徙今猶在西者蓋其方不易特去而乘高就正
 爾以山川形氣蔽之州城左右控引臨汝前後則納其源鎮其匯
 赤岡西通臨水氣卑陋今城居高明得地勢然東濱汝水故子城
 州宅居西欲畧當臨汝中阻二川而建州就中氣而建治尚法卜
 潤渥宅主中之意自全諷興築後五十餘載南唐周宏祚嘗修濬
 於晉天福先後述作實搶攘使之自聖人有作天下一家撫深居
 內地城築弛曠二百載建興時際多虞王君仲山嘗因其陋加補

江西通志補遺卷之四十一 江西通志補遺卷之四十一

綴又九十載至紹定間。猛人并率黃君炳始悉力。初治建其郭。潘其池。益宏肆深廣。殆中和以來所未有。自是三十餘載。又廢不治。摧頽湮闕。諸門欹壞。撫今昔。念興廢者。纔四人而已。大率敵國外患。百年間。守土者不知其幾。能興廢者。纔四人而已。大率敵國外患。之來。則城興。燕安逸豫之。久則城廢。倪仰一轍。不謀同情。易之泰。九三上六。其文相應。城復於隍之象。雖著於上六道窮之後。無平。不陂之兆。實基於九三道通之際。信乎廢興成毀。皆非一朝一夕。之故。有國家者。先其未隍。通防其陂。則城可以不隍。平可以長保。磨礪者。不見其損。積累者。不見其益也。斯城久否。屬當彫瘵。無厚。力以鳩僦。三泰而通之。必於漸。乃時計其贏度。吾所能而葺治之。城之隍闕者。四。查築而加以。登門之欹。壞者十二。繕治而扶其顛。日而年。寸尺而尋丈。庶幾積小培高。城有可興之期。然念人情終始。勤惰不能一。官府更迭。去來不可當。書用識之。以望後人。非徒

記其事。求自術。將以致吾城於堅高悠久也。

樂安縣治記

宋真德秀

樂安之為縣。八十有四年。於今斯民蒙累聖涵濡之澤。休養生息。日庶以蕃。為令者得與田里相安。於無事。紹定三年。不幸盜發。鄰壤蹂躪。寧都燬。宜黃。乘間擣虛。出吾不意。於是信安張侯涓叟之為宰。未閱月也。報始聞。侯命勵射士。糾民伍。僅集而寇大至。吏與民四出。以避其鋒。寇退。侯自悼。至官晚。不得豫飭守備。以全吾民。則請於州。丐罷其邑。人之聞者曰。賢令也。其可舍諸。則相與白州。求侯還。故官。侯曰。民不舍吾。吾亦不忍忘吾民也。顧無屋以居。奈何。邑之士。陳氏曰。吾令賢者也。令而返。吾請任營建之責。侯又曰。有屋矣。無財。奈何。曾氏曰。吾令賢者也。令而返。吾請致餼粟之助。郡太守黃公炳。歎曰。民之愛令。一至此乎。然非兵無以衛吾民。人遺

民	之	脫	於	鋒	鏞	者	亦	扶	老	攜	幼	以	歸	侯	究	心	撫	摩	若	已	惘	瘳	凡	六
閱	月	里	廬	之	殘	燬	者	寔	復	呻	吟	者	寔	息	而	縣	廳	治	事	之	堂	燕	私	之
室	亦	相	踵	以	成	蓋	糜	錢	緡	五	千	其	凡	出	於	陳	氏	而	衆	又	協	助	焉	方
侯	之	遇	盜	也	縣	民	有	繫	於	獄	者	盜	問	之	民	給	曰	非	令	也	侯	遂	免	昔
高	柴	嘗	刑	人	既	而	以	難	出	奔	其	免	已	者	乃	前	之	所	刑	也	蓋	因	罪	用
刑	吾	無	心	焉	此	高	柴	之	所	以	免	而	孔	子	之	所	以	歎	也	張	侯	之	釋	於
難	其	亦	若	是	乎	至	官	府	之	營	建	又	一	惟	民	是	賴	焉	觀	乎	此	則	知	民
之	秉	彝	好	是	懿	德	今	未	嘗	有	異	乎	古	也	兩	我	公	田	遂	及	我	私	古	未
嘗	不	可	復	於	今	也	然	則	謂	禮	樂	教	化	不	足	善	其	民	者	固	繆	而	以	理
筆	之	名	醜	江	西	之	俗	者	又	益	繆	也	縣	治	故	有	堂	名	不	欺	侯	復	其	舊
扁	曰	處	於	中	思	所	以	答	民	之	望	而	書	來	請	志	本	末	予	謂	侯	之	至	官
屬	爾	民	何	以	知	其	賢	而	免	之	又	何	以	知	其	賢	而	經	營	其	居	若	不	及

江西通志補遺整理組
江西會館 物館
第幾

記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侯天資恪實踐履素篤故未
施信而民信之今將有以答乎民亦曰盡吾誠而已爾先儒有言
無妄者誠不欺其次也侯其勉乎哉不欺於己斯不欺於民民亦
不忍欺上矣此予之所望也若曰發摘以為明警擊以為威而欲
民之不我欺侯固弗肯為而繼侯者亦當知所擇也

洪州府治中門記

宋楊傑

今天子即位元年春三月己巳洪州初以州名表其門何以書重
正名也豫章之水源於虔化會貢水而為贛東北至於洪崖之陽
漢置郡曰豫章因水名也隋易郡曰洪州因山名也唐治軍建節
曰鎮南制遠俗也偽唐僭稱南都避中原而北遷也宋朝削平僭
偽聲教被於四海州名從隋仍舊貫也鎮名從唐存武畧也鎮名
則有節度使以領之州名則有觀察團練刺史以鎮之是二者之

名可不關其一也而鎮南之名固已表於府門矣惟州名則闕然
未之表也兵部施公出守是邦以德義鎮俗事為有本乃命以州
名表於中門表之所以正名也正名不可不書故書之

重修郡城記

袁 阮 閱

袁州郡城議者謂西漢大將軍灌嬰築信史沒其實為可疑按高
祖五年嬰破項籍渡江定豫章郡時宜春為豫章屬邑六年今天
下郡邑城意城自此始必智慮宏遠知地利者所成不必嬰也後
升縣為郡改郡為州而城不遷巨盜黃巢蕭銑寇江南獨不能入
袁馬希範據長沙儂智高破邕管皆不敢東窺其城之利歟歷年
既久墉堞頽圯濠塹埋塞漸不足恃蓋承平武備弛雖時繕修不
過增庠培薄而已靖康初詔修郡城建炎改元升郡為次要凡城
池皆令堅險明年春瀕江盜起州無城者多不守袁人方懼之徽

江西世傳物信

溪汪公希旦來鎮以靜重千里既肅迺謹奉詔帥治中閭邱公霖

暨僚屬登舊墉視廢闔慨然相謂曰險之不設何以為郡不暫勞

無及逸不一費無百利于是計功度用請于朝給度牒又許勸有

力者借助乘農之際涓日之良大興版築請縣翁從伐木于山陶

磚于野募閒民括冗兵雖致期勿亟而工役自勸警鼓弗勝矣重

阿崇闔屹若雲矗控山阻江雄冠東南何其偉歟城基周三千三

百一十五步高一丈五尺廣不可益而增高五尺為二丈女牆三

千五百步高五尺盡易以磚敵樓戰棚五十總六百五十間皆舊

無而今矧修也守禦之具如弓矢甲盾旗幕鉦鼓數皆累萬而藏

之有庫守卒民伍晝役夜警居之有屋百爾所須無或不備三月

克成事不愆素費約而功倍自非才力絕人疇克有濟袁為州屏

蔽江淮襟帶湖湘地沃少饑民淳惡盜南土之樂邦也山平廣而

無高險水遠秀而無深險俗尚文而無武險惟知力田畝以食營

六子鎮南節度洪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徐國公元偃尚書戶部	余文不已按南昌之東門作於淳化五年識於其棟間者曰皇第	求余之識會余未至京師易守明州元侯則使人於途於明州速	為後世法也今元侯於其東門革陋興壞不違於禮是可書也將	則諸侯之門維高且嚴固詩人之所善聖人定詩取而列之所以	仇言其高也又曰乃立應門應門將將釋者曰將將言其嚴正也	禮後世原大推功述而歌之其辭曰乃立臯門臯門有仇釋者曰	得而考也在雅之綿古公亶父徙宅於岐作為宮室門墉得宜應	語者衛有庫門或以謂褒周公康叔非諸侯常制其果然歟蓋莫	天子之門加庫雉然見於春秋者魯有庫門有雉門見於孔子家	諸侯之門制見於經者不明學禮者以謂諸侯之制有臯應路門	為有舊於是州來請曰願有識余辭謝不能而其請不懈蓋天子	召還京師過南昌視其東門則今守元侯既微而易之元侯以余	寧九年余為是州將易而新之明年會移福州又明年自福州被	州治所因城之面勢為門東西出其西門既新而東門獨故故熙	在湖江之間東南一都會也其城之西為大江大江之外為西山	於荆閩南粵方數千里其田宜秔秣其賦粟輸於京師為天下最	南昌於禹貢為揚州之野於地志為吳分其部所領八州其境屬	洪州東門記	宋曾鞏	災三年三月吉日記	作上以奉明詔下以保生靈而無以記之其可乎于是書之時建	樹亭館志在速賓客備登覽而已尚記其本末考耀無窮斯城之	以金湯之險有足恃焉耳其功惠豈小補哉閱嘗見州縣營一臺	徒亦當聞風而辟易矣西北士大夫千里流寓者殆踵接輻輳誠	亦不能無蜂蠆之虞今郭郭既壯姦宄潛殄雖異時弄兵潢池之	廬舍以處服教化修禮義而居常安鄰封近壤間有寇攘矯虔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蘇軾

郎中知洪州軍州事陳象輿以籍考之徐國公後封密王太宗第
 六子受保命茲南土實留京師則作門者蓋象輿也至門之改作
 凡八十有九年元侯之於是役其木取於地之不在民者其工取
 於役卒之羨者其瓦暨金石髮形黜聖之費取於庫錢之常入者
 自七月戊子始事至十月壬子而畢既成而南北之廣十尋東西
 之深半之而高如其廣於以出政令謹禁限時啓閉通往來稱其
 於東南為一都會而役蓋不及民也元侯名積中又明年實元豐
 二年

南豐縣治記

元王澄

南豐自陞州幾百年州之賦為石不過萬四千戶不滿三萬雖曰
 州其實邑也然民頗知服農故僅以衣食自給歷年既久生齒日
 滋村落綿亘邑屋節比民不知兵歲在壬辰兵革忽起閭井焚蕩

江西通志補遺地理類稿紙

越六年壽光裴侯彥直來守視事二年而謀樓始克復舊已亥秋
 八月閩人受攻急乃以偏友來使州為緩師之計樓復燬官舍內
 外蕩然惟儀門獨存吏即之以為治事之所明年正月漢陽程侯
 瑞來蒞事榜徨顧視因諭於眾曰凡官守所以出政令督賦斂以
 理乎民也不謀更始曷稱具瞻乃捐已資市材於素塵之地樓曰
 鳩樁首創公署其左慕長之司其右更衣之次列兩廡為吏舍不
 三月落成繼治其後為步廊如前之制又明年作後堂橫敞洞達
 比舊制又充爽是歲冬即樓之故基增築更葺高廣堅緻乃為樓
 重慶復棟壯麗有加於前於是聽政有所宴休有齋譙樓下漏以
 警昏聩邦人推意易其觀聽莫不曰吾儕小人徒聞斧斤之聲而
 不知財之所自出力役之文作而民不知告勞是孰使之然哉先
 是凡州有造作有司繕其版籍之奇贏吏胥並緣為奸以甲移乙
 民罹其害不可勝言今侯不資於民葺葺焉不違朝夕視之若樹

已業欲以傳之子孫然其用心為何如哉侯為政廉謹不以一毫之私自贖凌晨治事日晏方罷隨事剖析庭無留訟他如飾館舍創郵亭造浮梁以便涉新坊巷之類文廟學堂漫漶者增以鮮朽腐者易以堅不忽之役未嘗妄興威行愛之政消事舉可為循吏也已

上猶縣治記

元 黃文傑

延祐甲寅之秋縣尹汴梁伯顏察兒莅猶川首諏風土與沿革之由愈曰猶之疆域東界南康大回嶺南界南康盧狗嶺西界湖南青嶺北界龍泉白雲嶺谿峒廣表邑落其中民以山深而俗淳亦以山深而穴冠唐天祐乙丑猶人盧光稠知虔州黃廷玉以擢科補使院議創猶場辛未黎求代光稠判官李照割南康西南地置上猶場推吳知道黃廷玉勾當場事創場治于今靈巖寺北時

江西通志卷之四十四 上猶縣志 黃文傑

奸盜蜂午廷王保障大振軍功歷任二十四年前後獲詔三十二道昇元庚子累官銀青光祿大夫國子祭酒猶民德其政刻於石南安志書亦復記其諸秩者誠欲激昂後人之善保障也至南唐保泰壬子始升場為縣居猶水之上故曰上猶自創場迄今三百四十五年羣兇寇三鄉者五十有三而犯邑者十五紹興壬申鄭寇復亂邑令王同老獨居民何累家而聽害許自便奔虔于是寇平民歸雖火其廬人物如昨令喜倡民起梁棟于煨燼輸兵疊飛壯昔十倍其德民也遠矣已巳正抱峒陳葵反本路孫通判卷猶字有反文壬申改為南安縣紹定壬辰邑令胡泓徙邑築城其後邑令葉茂由監軍歸政稱郡守以李申與知縣事丙子臘月元帥塔出攻猶圍城七十二日弗克退師已卯三月費參政復至諭以城降邑令李申與誓居民李梓發之儔曰猶未城時遇有變民散而之

吉顛今城矣正為吾民義守其也前人建城後大降城義手弗許
 至十五日城陷屠焉邑解舍倉庫反一十四百一十六家之生靈
 玉石俱焚縱有苟免于城者又不免于四境萬有餘人同日而死
 聞者痛心奈政召申其通之遂殺申其暨路帥張伯子臨刑有雷
 一聲晴空而震或者疑其為星殞也邑由是改名永清屬行省權
 邑士黃桂開簿邑事桂開草創邑治于劫灰之末撫集遺亡僅存
 七十有二至元庚辰縣再隸南安復名上猶自是鄉民吳富五鍾
 召二李達淑等相繼不檢加以外寇黃青四六杜震隆董賢舉等
 牧民之官惟務用軍給餉二十餘年更無寧日矣暇顧邑治之綿
 蕞哉大德壬寅邑令魏義爬梳剔抉重建公署以新莅政之所簿
 尉劉彞訓輩撫安赤水新民復起太傅書院為化頑之計今亦瓦
 老木蠹惟公圖之公曰善十月既望遂捐俸倡僚佐官吏重修邑

治典史黎懋佐之繼以本路照磨張景儀分符抵邑新簿蘇吉共
 完厥功越二月竣事悉繕其舊制邑民誦嘉其事余故樂書

南康新縣治記

元鄭霖

環百里以為邑邑有治所以彌藩翰班憲度非美命矣峻嶒序以
 務適長民者之起居宴樂也按西漢地理志豫章郡十八縣南望
 居一焉隋唐間南望不復見而南康名獨著自皇宋端拱二年詔
 南安為郡而南康屬焉封城所至東南巔西南大庾西北上猶東
 北萬安山谷峻深漢洞綿亘邑處四境之中章水縈繞秀峰壁立
 閣閣十百千戶柳比環向大族巨室頗有高其門閭垣墉池沼園
 園臺榭無虛曠故邑治規模亦自昔壯觀戊子洞寇舒謝倡亂公
 私廬舍焚蕩幾盡明年寇再蹂踐燬燼無餘令尹三山戴君先為
 信豐尉有能聲前憲使葉公罕趨來攝事尋辟為真令儒生有膽
 氣民視為趨向連年寇賊鴟張出沒無常令視民瘡痍爬剔剔扶
 休養調護晝夜不倦終未能安集又明年冬上特命京湖議軍三

明
南康府新城記
明
費宏

春秋書城築數十傳謂慎土功重民力故雖時必書然虎罕之書
特責鄭之不能有益地有所必據城有所必守虎罕巖邑可以
荆楚制諸侯而鄭之君臣乃忽焉弗圖卒以資敵取侮豈足與論
王公設險之義哉南康前藩彭蠡後擁匡廬控楚引粵為江右喉
襟最要地顧九江置戍聲援相及平時城類可緩恬嬉既久芽孽
莽伏變起倉猝則邑象罔所持焉前此北寇南侵浮江奄至守者
奔於防居民苦焚掠迄今尚心悸太守陳侯時雨每慨然念之曰
吾朝廷守土吏也守之不同責將誰誌耶乃請於巡撫都御史孫
公燧巡按御史屠公橋及分子守叅議黃君宏楊君學禮分巡僉事
師君夔王君崇仁募工伐石築為新城始於戊寅正月至明年正

江西南康府新城記 卷 頁

月哉其門五尋陽彭蠡建昌匡廬星子也而疏水之闕附焉其環
郭箭臺三十二其周大十其高丈有八其形勢壯偉足以保障一
寸其趾堅厚可永久而無壞侯之功於是大矣侯以正德丁卯由
中臺來為守未幾以憂去壬申復來前後在郡凡十有餘年嘗再
築土垣埋山實壘崎嶇萬狀輒壞於雨易以疊石久而壞於雨者
又過半焉反是乃就緒其志可謂勤矣侯歛後之人知所由始而
圖其故爰走使來徵予記侯持己莅官老成謹厚政先惠利物賢
遠名久益孚於上下故屢興大役民不怨讟當道皆以罰緩帑金
佐之城事既畢其功之著於人目殆與山而俱崇澤之洽於人心
殆與湖而俱深又何俟於予之書之耶予獨有感焉使侯不久
于茲郡則城築亦無由盡其經畫之才使如他吏無愛民之
誠則雖才足以有成而亦未必能勞官事如此其不懈也於是知

149

用世者必在於志與才合而用人者不必驟遷數易必在於久任	以責其成夫然後天下之功可立而天下之民可安矣茲城也陳	候始之使來者皆如侯之誠能時而革之其為民利庸有既乎此	則予之欲書而不容已焉者也侯字如霖宏治癸丑進士治郡多	美政屢膺剴薦城特其一事時相侯者同知張若祿而星子知縣	王淵之則尤有勞於督役云	新設峽江縣記	臨江所領縣三惟新淦最大環其境將及千里蓋兼古巴邱石陽	二廢縣之地而有之其舊屬二縣者去理所遠皆百里深巖峻嶺	必信宿乃達民負恃險僻習為頑獷賦役之輸供不時并稅戶曰	更有不登於版籍者豕猶武斷莫敢孰何盜賊縱橫雖追捕甚嚴	亦不能載其為禁也久矣自成化改元以來上自撫巡藩臬郡守
---------------------------	---------------------------	---------------------------	---------------------------	---------------------------	-------------	--------	---------------------------	---------------------------	---------------------------	---------------------------	---------------------------

江西南昌府志卷之八

縣志

一八

縣令下及耆民之更事者往往以分地設縣為請中更多故履而	弗行大中丞武陵陳公嘗以大參分守茲郡知設縣之不可已及	嘉靖甲申奉璽書有巡撫之責會是邑盜起郡部落鼓鳴乃與鎮守	太監黎公鑑巡按御史秦公錢陶公儼謀曰是由地廣人稠而統	之無法縣之增設可容緩乎以前議申請於朝既得允賜名峽江	公乃與巡按御史徐公岱以營建之事屬諸分守大參方公楷少	泰陸公溥分巡僉憲高公賁亨而又躬親臨莅相繼莫位足成式	授之有司峽江蓋郡中一雄鎮也去古已邇僅二里許其地東俯	大江西扼玉筍諸峰最為壯麗而城隍之廟歸然尚存遂即鎮築	城十里拓巡司故址以為縣治拓驛舍故址以為學宮又擇其隙	地為臺院為分司為府館凡山川社稷邑厲諸壇及倉儲局務陞	陽醫學之屬以序畢舉經始於丙戌秋九月訖功於丁亥春三月
---------------------------	---------------------------	----------------------------	---------------------------	---------------------------	---------------------------	---------------------------	---------------------------	---------------------------	---------------------------	---------------------------	---------------------------

董其役者實郡守錢君琦清江今秋君也新於今命君授而新喻
 今董君寅與相其成及邑令朱君贊繼至蓋亦有圖終之力焉縣
 既昂新公遣邑博李君公運來求予記惟天下之事有契在於法
 者有契在於人者契在於人則當因地擇人而不可歸罪於法契
 在於法則當因時更法而不可歸罪於人夫先王之法體國經野
 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其大小繁簡各當其可蓋鮮有不使於民者
 也今以一人而統數百里之縣疆域太廣約束為難山谷崇峻
 民自相雄長官府因循不治且將如邊鄙溪峒之卒以釀亂而
 胎禍是蓋法之不善譬諸琴瑟不調所當改而更張然則分地設
 縣誠有不容緩者矣顧議者弗決久無成功蓋築室道旁欲畫肘
 掌未有心切民隱而毅然以為己任者也陳公不視吾民既仁且
 勇一請不得必再請而後已舉數百年廢墜之典而成於期歲之

江西通志卷之四十四 物類 補紙

問問其財則出諸公帑而民不知其費問其役則取諸傭直而民
 不知其勞且一時同事諸公固弗協謀畢力以為經久之計遂能
 旋幹治機移易民俗除一方之患道百世之安可謂茲役為無補
 耶自今而後專意撫字力行教化使嚮治之民相安於田里樽鼓
 不警而吠虎無聲則存乎其人矣易所謂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得
 非公所以謹始慮終之至意耶公名洪謨字宗禹在江西別靈興
 一袁州重建衛治記
 皇明誕膺天命撫有海宇神武之功超邁千古四方既平爰定兵
 制以馭內外京師天下之首也既設重兵以固基本郡縣手足也
 凡形勝衝要之地亦置兵控制使大小相維中外相應臨事調用
 則綱張目舉有條不紊所以措天下于泰山之安而定千萬世之
 鴻業也袁居江西上游連接湖廣自昔為藩郡歲丙午始命歐文

明

饒州府重修府治記

明 胡儼

饒自吳芮為番陽令號番君則饒故番陽縣也兩漢皆屬豫章郡
 建安十五年吳析置鄱陽郡梁置吳州至隋始改饒州歷唐五代
 宋元以至於今所隸雖不一而饒之為郡則如故也吳置郡時仍
 治番君故城郡志則曰舊府治在城西南桃源山麓世傳晉郭景
 純所遷元季之亂吳宏據之為行省今為千戶所矣今之府治故
 安國寺也國朝洪武二年郡守胡乾祐即其故而營建焉距今六
 十餘年堂宇解舍寢入敝壞為政者習於因循莫克修治宣德庚
 戌春知府黃公通理偕同知馮郁來蒞是邦慨然有志於新之闕
 歲政修事舉民安其治而通判李儀諳志林袒推官唐廷相繼而
 至於是合謀而作之積材庀事肇石陶甃工獻其能民效其力經

三

卷

二

頁

營締構易故就新光華塲於昔而人不知其勞正堂五間高二丈
 六尺有奇深倍之廣加於深者六之一後堂三間高一丈八尺深
 殺於正堂者五之一廣視正堂不及者七之三堂之南面儀門五
 間之前東西曹舍十間堂之左右經歷司照磨所各為廳三間戒
 石有亭豐衍有庫麗譙有樓巍然煥然傑立於郡邑之中撫綏手
 斯民臨馭乎屬邑瞻仰者莫不於此起敬焉是役也始於辛亥八
 月落成於明年四月相其事者經歷樂中信知事饒勇照磨鄧禮
 司其會計董其役者府史王悅也功訖告成郡之僚案又相與謀
 曰苟得文字以紀成績則黃公先事之勤得以表章且俾後之來
 者相承而勿墜也謂郁於余夙昔相契遂遣邑庠生吳億奉書來
 告子雖衰老嘗備史官姑記之

明

新喻縣治記

明 張 徽

新喻自昔屬揚州域漢屬宜春吳始置縣莫詳治所隋開皇十八年屬袁州時縣治在龍池野大業八年遷距村唐麟德元年復遷龍池野大歷八年水泛城郭郡守李嘉祐奏移虎瞰山即今之治所宋淳化三年始隸臨江軍元元貞二年陞縣為州國朝洪武二年復州為縣屬臨江府領九鄉縣舊有土城周圍約五里今廢唯四門舊跡僅存葛峰環其東蒙嶺踞其北鍾山鼎山之秀位乎西南之交虎瞰山獨隱然居中世傳五星莫位大河之水自袁而來紆餘淪漣至是而渟滯迴互與地勢相曲折合虎跑泉而東文人顯官以道德政事炳炳琅琅稱天下者多出乎其間實江右名縣也縣治歲久傾圮殆盡前官弗職一木莫能支知州張弘暨知縣

江志卷之...

卷

二

李公讓僅有志於為終莫能復繼之者視傳為舍孰究孰思宣德五年武林洪鈞來尹是縣廉以律已勤以撫民明以燭微公以取信凡有害於政有利於民者輒罷行不留宿未期月政化大洽民用休阜絃歌比屋上下無事乃選材木具瓊甃卷穢壞基新土授工人以成算先作縣治若干楹高明宏深氣象軒豁視之往昔美堂倍徙作堂於治後以嘉善名存舊額也作舍於兩旁以文吏樓典業續也作儀門以肅其出入鼓樓以嚴其更漏示民知敬而有警也至於廉憲分司易柱石以廣之皇華使館崇棟宇而飾之庫庾壇壝坊巷衢道咸撤而新之然後治其居第及同官廨舍凡所宜有者靡不極其整且備工始於其年之十二月訖於宣德七年之五月費皆官給而有節民皆子來而協心若神助天成一何速也工訖耆老萬子遠等請鑿石以俟尹辭未獲屬微記以文徽惟

百餘年之久廢而作新於一人之手使凡為縣者舉如尹之賢則
可以少寬吾君吾相之憂也傳曰為政在人信哉繼今居喻之水
土服尹之德化者各親親長長謹士習勤耕織小大相戒毋犯常
憲則遠近舉安於壽域淳古之復不難焉微無文不鮮符藻壽尹
之賢於人也遠功之著於喻者大用述其槩俾刻於石庶來者視
其美知所勸云尹字惟衡通經學能文章志行卓然足以負大任
云

重創建昌郡治記

明何文淵

宣德己酉春冬官尚書請以建昌府治暨守禦千戶所改為荆藩
殿宇制如其奏於時宣廟臨御以天下劇郡難其守迺命大臣薦
舉京官中政聲茂著者為之監察御史肇慶陳公鼎在薦舉之列
奉璽書乘傳來守建昌至則聽政無所乃謀創建府治度地於城
之西北隅厥地高爽背山面陽盱眙之水自南而趨東麻姑之山

自北而環西府堂據於形勝之中堂之前築甬道道之南為門屋
二重屋皆三間堂之後為思政堂之後太守公宇處其中二守公
宇居於東通守公宇居於西推守公宇居東之南偏經歷司照磨
所設置於府堂之東西吏戶禮三房立於府堂前之左兵刑二三
房立於府堂前之右以至庫藏司獄司吏胥之廨舍凡所當設者
次第而列南北直深八十丈東西橫寬六十五丈繞以垣墉濬之
水廣其創建規模大槩若此工未畢值今上皇帝嗣登寶位各陳
公為都察院副都御史降敕書命前監察御史濟寧楊公誼守建
昌楊公至視陳公之所為凡堂宇之未成者成之丹雘之未施者
施之垣墉之未高深者築之濬之可謂完且美矣致仕山東左參
政南城李公永言謂予曰汝為御史時與陳楊二公為同僚二公
來為建昌汝又知之最深者二公為府治其用心勤且勞矣蓋為

之記夫為政者固不可以無堂而政之得失則不係於堂而係之
 於人也陳公之至而吾民之驚驚者多公乃治最強橫者十餘而
 民始知法度之可畏駸駸然日趨於善復布其教條施其德惠而
 境內無治揚公繼之絕請託禁奸弊平徭役雪冤滯興學校厚風
 化振綱紀修廢墜威罰之嚴若秋霜惠愛之施若春陽而民樂於
 康又矣其視陳公之政同條而共貫也識者謂吾民若久病陳公
 如醫之診服用藥既已去其疾之半矣揚公如醫之調護保養而
 體之羸弱者康強而病盡去二公皆醫治之手也然陳公既蒙起
 擢而吾揚公政聲之美彰彰在人耳目其得久留於此乎吾之所
 言不隱二公之善者蓋欲後來之為郡者居斯堂治斯民不悖前
 人之所為也故為之記

萬年縣治記

明吳昭

萬年新設縣也都陽餘干樂平貴溪四縣窮瘁之地去縣遠政治
 疎故其俗尚頑頑則悍悍則治極而易亂正德歲丁卯兵火大作
 貽害五六年郡憲陳公全任公倭用議奏請作邑於萬年峯之右
 今縣治之北名之曰萬年以昭之示於茲規久遠也羣醜悉既餘
 升縣治而焚毀之朝廷再命王師臨之又叛者無復牙遺惟餘順
 化者幾半而已公私庶舍皆缺郡憲俞公率守巡諸公未相其地
 命參政吳公廷舉經理之於時披荆棘平高下徒備之計財用之
 利錢穀之畫紀綱之設皆吳公之封植也功績已著而廣東布政
 之命下矣然而兵備憲刻許公庭光未終其事修其舊增其所未
 及日有稽而月有就始遷流民賑窮餓爰與中勸農勸商作興文
 教許公之功為多矣於朝夕贊佐以成二公之事則饒之別駕莫
 君也料理之精密用度之樽節則縣署印邱君琴也若平道途若

江西書局印

奠民居若均民間田業率民人以搬運瓦甍木石朝而督工焉暮而紀功焉以時而食不焉則縣傳吳君元著也雄規傑制炳然一新於時諸耆老始相謂曰縣今其成矣群醜叛而招招而後我吾民逃性命奔走於他鄉每謂縣不可以再立無復田園墳墓之望詎意有今日乎此實朝廷惠顧我民諸當道善承上意我新縣官勤勞盡瘁之功也不遠千餘里遣人求祀於予予謂之曰我國家開基之初天下之縣凡一千一百有六是後有所添設者皆以其姦民反側難制而齊民無以安生故設官置吏以撫綏之今爾縣雖成爾民奔亡流落之後財力亦甚疲矣有非居上者深仁厚澤有以回其元氣良法美政有以立其生全而聚以凡民視之甚有復肆其漁獵之擾則民困於亂政興用於亂兵同矣夫非朝廷意也若夫城之基不可以不高池之水不可以不深文廟不可以不建許君自有成策後君子必有樂善紀其事者

復修郡南城記

明吳山

江西通志卷之五十一 藝文志 碑記

瑞城據錦水兩崖在南曰南城在北曰北城南城久廢而修復之可謂難矣按圖志舊城皆覺毀於宋元者再我明一統海內又安百五十年至正德間盜起華林兩犯府治郡守鄺公璠亟謀捍衛乃累土為垣駕木覆瓦事載沈參議記中雖稱費省易成然歷歲未幾木朽瓦裂日就圯壞繼之者惟北城是重易以磚石南則久窳墮所存僅四門耳頃以寇患報警天下郡縣多築城嘉靖庚申巡撫都御史何公遷按瑞閱視乃語分守參政曹君忭分巡僉事何君大章曰瑞之北城太卑南之市倍北可無城乎其議修築之或謂時紕舉羸姑增高北城公允以南為急議始協於時郡守韓公逆面承而身任之經畫周詳復白於巡按御史鄭君本立殷君願言咸如議乃亟日命匠陶覺伐石以是年六月二十四日始事余時在朝公具書余覽之喜甚曰此筠之福吾之願也亟復書併函賜金五百助費比余罷歸見其規模次第業已就半會府廣

修復郡城池記

明沈棟

瑞本古筠郡治在廬山之陽錦水自西南來折而東注界為兩厓漢晉時舊有城池世遠圯塞迄今千餘歲而守臣漫不加意豈以為非急務耶抑亦有待而然耶正德間羣不逞之徒嘯聚華林予行部至瑞懼其無險可恃乃詢諸故老僉謂遺蹟具在閱視之果然顧時絀而未及乎未夏盜兩寇府治其再寇也郡守鄒君璠商以是日履任乃率僚佐督兵拒勦予亦發近郭民兵佐之俘斬百餘人賊遂遁去先是應城陳公總制戎務檄有司繕理城池君閱故蹟且聞予欲修復之乃言曰築城鑿池固今日急務願所費不貲恐難卒辦若撤土築之因以濬夫池之基者費省而工易成請以身任其事執事但考其成而已予曰允若茲吾事畢矣尚其最諸君翬高卑度廣狹計丈尺商工程議備直具楨幹備各鋪召民趨車登登麓築百堵皆作於是架以木扉覆以陶瓦塗以白堊既高且固城成而池亦以濬南北兩厓凡二千七百七十六丈有奇

周建樓櫓以備遠望

二七頁

周建樓櫓以備遠望北厓三門曰迎恩曰拱辰曰鐘秀南厓三門曰高明曰朝陽曰靖安惟高明一門仍舊餘皆創建也通衢委巷咸設門扉謹其扃啟又於廬山之巔構堂曰碧落宋文山守筠時所作始復其舊焉山之北建一樓曰明遠置鐘簾為晨昏之警登臨延覽遠近諸山四面環列而郡治中亭臺樓閣烟雲竹樹具在目前皆奇觀也辛未八月舉事壬申夏四月告成形勢險固規模整嚴盜不復覩而竟底亡夫當千餘年廢廢之餘君克舉其墜典籌量經畫公私弗擾民無告勞而厥功丕歆信可以掩予之不龍君之歆為賢於人遠矣同知林有祿通判姜榮孫完堯推官汪溶知事呂中器高安知縣顧標俱協而相成之繼自今墁以碑石益以石梁俾兩城聯屬為一而金湯之固可歷世永賴也郡君與學郡農勸善除惡已具他石茲不復贅云

明

東鄉縣城記

東鄉舊為臨川之封城。距治邑特遠。數舍。先是歲饑。禁苑。犂鋤。冥
 頌。斬木。揭竿。風起。馬屬。一騎。司牧。矐目。束手。或莫。為戰。卒。及。移。兵。
 禽。猶。草。薶。而。後。山。藪。流。移。始。獲。安。堵。總。制。都。憲。陳。公。金。登。諸。藩。臬。
 重。良。咸。議。增。邑。於。臨。之。東。鄉。而。益。進。賢。金。躬。餘。千。安。公。之。分。地。邑。
 設。官。聯。民。治。一。新。劉。使。胡。公。世。寧。來。奠。茲。土。捐。俸。募。民。宜。增。城。守。
 因。築。孝。岡。西。東。鄉。邑。治。越。數。稔。劉。使。范。公。路。後。勤。保。釐。按。視。城。日。
 就。圯。岡。以。奠。民。遂。下。令。重。修。築。役。石。陶。質。費。資。出。公。因。時。齊。力。不。
 來。庶。民。若。分。財。用。平。版。幹。稱。菴。築。程。大。物。儀。遠。邇。具。饒。橫。周。不。盡。
 心。越。數。月。城。蓋。翼。然。屹。然。視。舊。增。固。邑。之。士。民。既。頌。而。感。咸。謂。二。
 公。之。功。誠。項。背。相。望。其。道。澤。雖。世。世。不。忘。而。擬。岷。之。碑。亦。可。無。記。

明 洪 乾

二

知予荒陋。猶堪秉筆。夫春秋凡城創始。先舊。雖時且義。必書。見勞。
 民為重務也。以兩嶺邑。舊多無城。近增築者。備盜也。盜起。民而。
 原於上。繁刑急斂。實為之招。况教本化原。俗吏久不之講。欲民之。
 無盜難矣。盜起而滋熾。雖金湯不足恃。此又民數大小所宜知也。
 范公前為御史。按以右。若預折強藩。擊叛閹。夙節奇偉。為海內敬。
 慕。予存知舊深。其大行遠到。絲有餘地。而費功茂烈。宜銘鼎彝。予。
 難。倏。蹇。誠。切。私。望。此。一。節。未。足。為。公。書。也。第。邑。人。德。公。之。誠。不。可。
 虛。辱。知。縣。鄭。濟。將。命。惟。謹。賢。勞。足。徵。縣。丞。楊。欽。義。官。揚。希。震。咸。以。
 能。勤。事。者。也。並。宜。書。之。

明

雲都縣修城記

明 袁 端

雲都古揚州之城漢陳隋唐四徙其治貞觀中安撫使任公懷玉
 徙治南康故郡即漢將軍灌嬰所築壘之故址迄今仍之宋知縣
 劉公藻爰築土城元通判王公榮忠始易以石於是民賴以安入
 我朝張文弛武城圯隍澧通年以來羣不逞輩乘間嘯聚大叅秦
 公民悅以雲當三省往來之衝為十邑腹心之地遂區畫興築一
 時閭右競出金穀以濟乃命知縣羅公肆司其事分命義官管廷
 為等以程其工秦公以陞去大叅張公琳兵備憲副張公總相繼
 督勸申命義官蕭子欽等計日而責成焉始事於成化丙午春至
 明年冬城成又明年秋樓櫓成環甃石表裏如一周迴五里視
 舊加廣羅建五門表以新名南曰南薰北曰朝天東曰東臬西曰

西成曰永安崇墉深塹雉列

卷

二九

真

西成曰永安崇墉深塹雉列輦飛屹為金湯所以衛內攘外弭變
 消虞維持太平於永久者不有在於斯乎工訖訖功大役告成庫
 生蕭鳴鳳輩相率請于文鏡石以垂示無極嗚呼重門待暴見於
 易有備無患著於書是役也固賢有司所宜用心者春秋常事不
 書興作創制則備錄之是役也又法之所宜書者予不敏謹記其
 顛末如此以為後之生於斯仕於斯者告
 臨江府城記
 正德八年癸酉冬十一月甲戌今太守方峰先生新寧熊公新作
 臨江府城制始備也臨江有城昉於宋厥後或修或圯元至正甲
 辰國兵克偽漢臨歸附因元之舊制十戶所戍之後所徙城夷然
 週遭磔址曠地隍池諸門之闕猶存正德六年夏六月華林盜入
 禍極慘烈於是人心奮激思得捍衛明年公履任周視內外心惻

明 彭 綱

明

宜黃新城記

明

韓 倫

宜黃縣在撫治西南百里，居臨汝上游，當宜水黃水合流之間。故名曰宜黃。縣治舊為黃填鎮，宋以前分隸不一。開寶間，升鎮為縣，而易今名。其地僻，其土腴，瘠半，其俗男耕女織，士服詩書，敦行誼。人不知商賈末作，故無偷盜鬪狠侈靡之習。梅易治焉，顏稍通汀。度接壤崇樂，往往切於鄰之震。正德間，遂有新閩盜庫之事。歲卒百，閩粵弗靖，有寇五百人，道南豐，入止馬巡司，掠縣南而西入崇。復遂縣南，道崇陰神岡，捆載以去。若履無人之境。迨秋徂冬，寇凡五六至，眾至數萬，大邑之郊，焚掠且盡。時惟臨川附郭，東鄰故有城，金寇城南畢工，獲免。崇樂宜三縣無城，備極慘烈。於是天子更置撫臣，而以大中丞滁上柏泉胡公松來督軍事，受命亟趨，直走

三一

臨汝，中令勅法陳師賈勇馳之，賊乃宵遁。公用進予幕府，問善後計，予首以建城固本屬兵逆戰為對。公嘉納之，即檄下有司，城崇仁城樂安城玉山貴溪七場，皆無城者，並為之城。而宜黃實首事焉。以茲當從出入也。以前守陳君元瑛嗣守，劉君价總其成，縣令楊君淮專其事。知事潘君重黃其役，相度則以命予。倡家宣力，則巨室鴻臚署丞劉君森通判黃君聲知州劉君應明先勞居多。於是萬杵雷動，庶民手來，起於鳳山之右，腋稍北山而西，至於倦人石道南，暨石南，將於嶽嶺，東臨於河，抵鳳山左腋，終焉。長一十三百有奇，廣丈又二，高視曠倍之，為雉二千七百，為大門四，為小水門二，為費僅二萬金，計工未一載而成。屹然夫險保障一方，蓋公既以快道使民，而工力之費，又請之於朝，以官帑從事，故收功之速如此。公復命，余願其門，南曰陟華，華山在其南也。北曰附鳳，鳳

山在其北也。東曰通津，二水交流，可通舟楫也。西曰周始，其地自西來，跨山越嶺而城。居民希澗，使後之君子，顧名思義而加之意也。城既就，寇且後，至使人現知有城而止。於是民有寧宇，伐石請祀。楊君乃織帶致辭，屬記於余。逡巡未敢允，俞侯嗣至，責記益切。予曰：諸君必予之記，非謂予嘗陪斯議耶？予從公遊久，知公最深。敬請言公之學，公之學以萬物為一體，而以至誠為宗，故其從政所至，為人興利除害，建長久之業。若公所謂誠與才，今非耶？不然，何自有縣治以來，上下教百年間，率事至而倉皇莫辨，事過無已。非此常之事，所以必有特非常之人，強偶然哉。後之君子，苟因公之功而求公之學，則斯城也，雖與天地並久可也。

華鄉縣新創磚城增設護堤記

明 姚一理

華以望縣各州，開天下而自漢迄元垂二千年，載籍未有紀城也。

者豈承安襲治，可無備歟。抑因循玩愒，過變不能卒圖歟。或運移事改，興廢不可明徵歟。毋亦工繁費鉅，當職者視官如傳舍，憚一勞而不違為久，逸舉耶。無論隋唐宋元來，竊據長驅，事即正德間，瑞賊百餘，猝至直突，如入無人之境，車獄不守，則以城也不備云爾。隨同郡寇游起，興築土城，始其役者，知縣胡君珮，嗣而葺者，知縣高君桂。但壘土為垣，無女牆。迨嘉靖間，架木覆瓦，補敝支傾。楊君自治，將君時，謨黃君臺輩，咸後先冥力焉。夫閱時觀變，城地繫重，可前睹矣。然考郡志載：正德始築土城，周圍一千三百七丈五尺，高一丈六尺，址濶一丈五尺，面濶九尺，而城圖亦繪治城雉堞，四面如一，覈其實則當時惟築岸城，週止西北。若東南濱河，民居列匝，未嘗有城。又焉有堞，究其設險之所利賴，此豈可以緩急恃乎。今上明燭萬里，心闡八荒，萬歷十年，詔天下州邑未城者，咸城之。而華鄉新創磚城之議，由茲始焉。巡撫都御史王公承制發帑

明

修上摘城記

明

黃仲昭

易曰東門擊柝以待暴客此城郭之於民不可無也古之聖王雖

其重民力甚惜民費而凡創立郡邑必建城郭以衛民蓋亦計其

勞費之害小而保障之利大是以導圖其大而不懈其小也若周

之歲時或命南仲以城銅才或命樊侯以城東才彼豈不知重民

之力惜民之費哉其意亦為是耳聖朝稽古為治凡通都大郡邊

徼小邑莫不有城郭以備寇盜承平日久漸以廢墮史斯土者無

恤民之仁無慮患之智無集事之勇平居無事不能奮發有為圖

以利民則詎曰吾不欲勞民之力費民之財耳萬一不幸而有寇

盜之虞民無新恃以守遂至流離困苦民不聊生不知視城郭之

勞費其輕重相去何如耶上摘為南安屬邑在江西南徼萬山之

江西南徼萬山之

卷

三

四

中接湖廣桂陽縣境民稀而地僻歲稍凶歉山崗愚民歲嘯聚為

寇邑民往往罹其荼毒宋紹定間邑令胡泓始築土城以保障其

民至勝國特悉紀國初因寇發鄰邑守土者始循其舊址而修築

之後亦圯成化間邑令董瑄鄭璽先後修築皆未及成而去今宏

治之二年江閩汀漳之間有小警朝廷特命副使張公整飭兵備

兼領嶺北道事越明年夏巡歷至邑慨然欲挈其氏去危就安乃

謀所以策其城垣為久遠計適邑令章壽甫抵任亦能以愛民為

心亟庀工徒畚土以築不踰月而成公復經理財用以俾章令募

工陶甃而甃之肇工於辛亥二月之望越六月中告成周圍凡四

百三十七丈有奇高一丈七尺濠濶四丈深八尺為門四各建樓

其上為雉堞九百二十有五為守宿之鋪十有三用甃以枚計者

二百九十六萬八千八百有奇用灰以勛計者一百二十九萬一

58

十四百二十用人以工計者五萬五千五百六十有奇凡糜白金
 三千七百五兩公所經理者三之二其一則章令奉公之命而區
 畫者也是役也力用於民而民不以為勞財取於民而民不以為
 費公何以能若是耶誠以愛民之仁根於中而智足以周其慮勇
 足以果於為事集而民不擾其見於設施者自有以大過於人也
 而章令能祇奉公命亦可謂賢矣哉章令從其邑父老之請求予
 文以記公之德惠於不忘予方慨世之俗吏積廢無為而喜公之
 奮發以有成故不辭而記之公名璵字廷璧其先浙之處州麗水
 望族今為滇南人起家己丑進士歷南京秋官正郎遷南昌郡守
 擢今職居官廉而有威吏民畏愛其在南贛二郡政績可紀者尤
 多此特泰山之毫芒已耳

江西通志卷之...

三五

都昌縣城記
 以右諸水北濶南狹都昌倚山枕湖實全省要會之地而風濤
 洶洶每慮不測此地之建福也他邑尤切焉有嘉靖以來屢議建
 築莫之克行越三十二年有令歐君益查奉上司會案增培窳隘
 凡八設置水關凡七城址既定隨即沮止再越歲中丞吉陽何公
 復檄守役方半各去徒靡常四十二年春霖久注頽圯過未秋八
 月令兵侍柏泉胡公駐車旰食控制濶廣而經營境土慮周千里
 之外以都昌濱湖孤邑大不可無城移文督成諄復不一大恭王
 公有泉駐守南康涉清眉雨敷詣城所面致勸諭有若家事郡守
 于公督率維度立為程限邑令周君希韶受成秉度夙夜周慮均
 下糧以經費分里遞以領版未再月而工告成焉城計九百零五
 丈五尺高二丈厚與高稱城樓六座兵馬廳五所窩館二十共費

右金若干兩，又老樂觀之謀，諸周令以記，為予謂茲城自江藩論之，乃中流之砥柱，從外境望之，為北門之鎖鑰，頃歲其功甫畢，而教兵袁三之黨突至，此寇腹禍，未能一旦滅之，今也矜高堅而趨下流，致我舟師，克成大捷，邑得以安堵，詎非茲城之功哉！且閩廣之境，距此千里餘，其軍門移文之催速，與守道防禦之周密，俱在數月前，何其先事之弗爽，奉行篤信之弗二耶！抑郡邑之財力，非能加於昔也，何其曠代莫舉之功，而今日速成之若此耶！噫嘻！天下無難處之事，無不可為之時，蓋惟俊傑在上，則心同力協，舉罔不勝，其難者易矣，是知茲城之功，要在得人，予是以記。

興安新城記

明 畢克容

上御極之三十有九載，茲復興安縣，折壞州民命官，建學諸事，事一如所司，歲明年春，知縣陳君慶雲，至士民和輯，居數月，閩廣盜起，流劫吉贛，建撫諸郡，而瞰縣之無城者，慨肆剽掠，遠邇恐動，是

三六

稿紙

秋有勇兵戍於閩，有撤還乃於道塗高亂，窺犯玉山，遂反，永豐二縣官民慮舍焚蕩，如藉興人益大震懼，大中丞胡公自浙來，首入吾郡，究永玉不戍之由，慨焉憫興邑之新建，亟圖所以保衛之計，命郡貳王君時拱相度城址，凡工役之費，督理之勤，則撤陳君躬任之，顧懸依高山，山皆巖石，峻其平墻，增其卑隘，東西緣湖，東南溇河，端修築如式，迤北則舍因故山，不做封壘，約工力之所就者，六百五十丈，有奇，而女牆堞口之類，四面成具，各券一門，以出入，仍架樓於其上，郡守以公珍考厥成事，經始於是歲之冬十二月，而以次年秋九月，訖工，陳君介書於余曰：賴公之靈，民始有定志，是城也，誠繫於興甚重，而裨於慶雲者至切也，願微惠一言，以識不忘，余辭不獲，憶昔視單職，方覽閩故籍，凡吏置郡若縣，必吏於其土者，詢謀惟審，開陳其所便，為後與之籌議，疏請興生葉蒼等，走數千里，稽首闕下，其祈一方哀告之狀，若肩背，有生者，為情雖

迫。猶必。咨之。撫按。參之。司府。協之。衆庶。將舉而。既。而後。者。虐。矣。迨。至。成。縣。之。日。逾。二十。載。外。寇。之。患。倉。皇。無。備。猝。欲。委。而。去。之。公。之。焉。斯。城。也。數。月。之。勞。耳。按。二十。年。例。懸。之。危。貽。千。百。年。磐。石。之。安。其。功。德。何。如。也。然。興。之。得。縣。吳。營。興。人。之。情。惟。爾。矣。丁。素。多。勇。敢。山。川。阻。越。當。一。郡。懸。膽。之。間。徑。路。旁。建。闕。歛。前。是。之。變。屋。而。中。黨。類。諸。工。亦。各。以。其。器。至。採。山。伐。石。陶。湖。之。潰。木。石。既。糜。自。餘。諸。物。不。費。成。集。公。出。未。於。廩。出。金。於。府。役。給。之。稍。工。給。之。楨。物。給。之。貞。諸。役。競。勸。百。堵。皆。作。未。踰。時。而。城。成。周。三。千。尺。高。三。十。尺。有。奇。闕。門。三。面。公。館。中。居。此。然。巨。鎮。表。裏。蓋。肩。盜。不。敢。窺。郡。縣。史。士。中。民。之。情。未。屬。文。紀。事。始。予。惟。事。弗。豫。無。備。弗。因。周。功。豫。者。先。乎。幾。因。者。順。乎。人。語。曰。虎。攫。而。奔。王。人。修。門。言。無。及。也。斯。民。蓋。嘗。傷。於。虎。者。智。人。規。未。形。况。灼。灼。若。是。乎。雖。然。弗。寧。弗。察。弗。斷。弗。果。故。專。者。事。之。幹。也。國。家。置。總。憲。行。臺。按。以。湖。廣。之。文。簡。命。憲。臣。提。

江西通志卷三十一 整理組

督。四。省。軍。務。所。轄。八。府。二。州。官。方。民。事。無。所。不。得。問。者。然。而。奉。聖。書。行。便。宜。曰。兵。機。戎。政。張。弛。緩。急。回。有。倚。焉。安。危。其。最。要。者。也。此。八。府。二。州。各。統。於。其。省。之。撫。按。官。而。撫。按。官。治。之。視。其。他。郡。縣。嘗。畧。以。為。兵。機。戎。政。重。者。有。專。責。焉。使。一。聽。於。提。督。不。可。參。也。為。提。督。者。或。以。其。智。之。所。及。無。巨。細。無。所。不。問。為。撫。按。亦。以。其。位。之。所。臨。無。詳。畧。無。所。不。問。故。智。分。於。泛。察。權。撓。於。參。差。惟。東。屋。公。畧。細。而。務。大。提。綱。以。振。目。日。惟。簡。軍。實。免。卒。伍。中。賞。罰。相。機。宜。摘。發。姦。惠。落。其。牙。距。難。厥。由。藥。四。履。日。靖。軍。聲。大。振。猶。懼。變。生。所。忽。顯。顯。以。求。若。將。不。暇。乎。其。他。故。能。智。無。遺。慮。炳。灼。情。飭。周。弗。時。撫。按。諸。公。亦。惟。忠。於。謀。國。不。私。有。已。凡。公。所。畫。或。聞。而。弗。議。或。議。而。弗。達。若。將。拱。手。以。仰。其。成。故。能。未。時。遊。會。不。牽。道。舍。之。謀。嗟。夫。慮。精。於。一。荒。於。泛。功。墮。於。參。數。於。需。獨。此。城。也。乎。哉。是。役。也。費。不。甚。巨。而。所。閱。矣。重。保。障。係。乎。一。方。而。其。道。可。施。之。天。下。故。予。樂。頌。其。成。

以為理國者率是道而由之庶幾可然而凝非謂東厓之功為極
于此也

湘東營房記

明 鄒崇基

袁治居楚之盡地。路上游兵自下而溯。及能至臨而止。吾鍾山之
險甲于吳楚。渴水礪响。峻石五里而入。昌山。昌山礪响尤甚。而巖
之間。巖高而壁峻。徑纒容址。百人守險。千人莫踰。即有不測。度不
能渡。昌山而入也。洋介兩省。當漢南蜀楚之衝。長沙一帶皆平原
曠野。非有高山險峽之界于其間也。插巖。雖無江壑。足恃在吾
袁。插外。焉耳。湘東。背山而水。居民繁茂。沿流置堡。據河而守之。是
誠與昌山之險。可並峙為吾表之鎖鑰者。田郡侯臨表。每歲聞警。
必親至插巖。修鎮督兵。其為外藩計。至勤懇也。越數年。而有湘東
建立營房之議。當事可其請。別駕孟公力量于成。蓋前此未有也。
大太平無事。甲鈍戈朽。防弛備疎。怡堂宴笑。此人臣之福。而非百
姓之慶也。洋之接楚境也。計醴陵至插巖。不逾半响。為一插巖不

江西 宜興 物 稿

及禦而四十里。且湘東有備。可以無虞。此則依九運重關之至意。
小用之一郡者也。昔高皇帝於袁置衛武職。警森非袁多故。惟堪
漢南楚蜀之衝。是故以袁為塞邑。使變不至於吳越。而袁守湘東
猶吳越之有袁。小大異耳。夫以天下為家者。聖天子之事也。以一
郡為家者。續刺史之職也。而控喉室戶。曾不得越虞而視。是將以
湘東安袁。以袁安吳越。又豈惟一郡之府然。南贛必設重軍。而袁
僅制衛者。自陸口入袁。亦流逆而河高。僻險而舟楫。繫此袁之可
以衛安吳越。而湘東之可以營房安袁。而非逆也。或曰。兵未及境。
勞民勦衆。余何今東西諸路。多請新立司道。以備愆。至久矣。世廟
時。李太壘寇。萬武。殘劉已過。然後議設黎源。銅鼓二哨。雖備後虞。
實罹前禍。與其設於有事之後。不若立于無事之先。豈非聖人之
所為。除戎器。戒不虞者乎。祇慮法久則敝。兵冒于食。伍虛其人。非
甚有故。無所用之。周而議。有事者之無謂。夫設垣以備盜。不可以
無盜。而撤垣。黃犬以防奸。不可以無奸。而禁犬。矧其在告警之日。

耶馬皇帝內防外鎮犬牙相制龍常望變未嘗忘備則惟斯元元
之慮周以遠也詩曰造天之未陰而撤彼桑土網緝牖戶于斯有

焉

建永豐縣城記

明 呂 懷

嘉靖辛酉夏兩廣閩浙盜起延蔓東南劫庫藏縱囚獄士民橫罹
鋒刃巡撫都御史相魯胡公乃審山川阨塞舊無城池可守之邑
疏請而盡城之所屬以右十有三郡凡為城者十九按永豐隸信
去城五十里由僂霞而東當浙西戶由盤身而南為閩之北門萬
山聳簇若如長蛇頰如天壘有一夫當關萬夫不拔之險故其地
雖當兩省之衝達官貴人不由舟車兵旅不入信東南豁山一絕
境也我朝正統閩寇葉宗留鄧茂七寇銅塘成化間處泉諸礦賊
寇平洋而東南二間道始開時賴都御史韓公雍閩公珪前後奉
命蕩平設三有要害七堡關隘士民安堵嘉靖戊申以來倭寇煽

江西至境 物 信

亂海濱移禍漸烈漳泉興邵諸寇結納倭奴閩浙張建林刺儀請
逆寇起廣東禍延江右自湖東三郡以至汀郡嘯聚千里率為盜
漁是年七月廣東袁三叛寇玉山豐玉俱未有城賊因謀東據寇
費費令盧天祐以縣丞許沐統兵次鹿苑至傳陳建次將軍嶺而
士民奮臂赴敵者日衆尋以援兵不至士民解體賊投隙而進執
主簿東勝度嶺構南閩入縣又旬日結砦於溪分黨與菟獮山澤
鄉廬煨燼士民死者無數時軍門張公按信以巡檢徐松領鄉兵
至戰東嶺鄉家坊地檢張縣死之賊取霞坊由古良入上瀘渡冷
水入閩夫二閩者東南閩浙之咽喉也方今東南之勢如痲痺舍
其咽喉不治而曰吾以安恬養生豈其道哉識者謂胡公城豐與
春秋之城居卑其義一也初公城豐撤下令尹斯君正集民庭下
宣諭公德意豐民父老無弗歡嘆感泣願為效死就功令尹乃筮
日慮事按校設布財用具餼糧伐磚石以是八月經始明年八月

城周九百四十七丈，趾廣一丈八尺，高一丈六尺。城雉堞
 六尺，為門四，別為小門二。城內周圍為馬道，外鑿濠池，長與城等。
 約費銀一萬八千餘兩。先是，公聞民受害，疏濬春秋祖稅二年，爰
 是豐民相語曰：「公築城設險，以為民也，而輸河獨之半，以裒大業，
 雅曰：不可。乃準戶籍，丁糧多寡，為城數丈尺，各輸銀有差，蓋以院
 司給發邑帑，縣貯而大工之成，裕如矣。大都豐民居深山巨谷，無
 積種，遇水，生計惟是務農力穡，故其性多樸野，好義，後者建買，草
 昧未定，寇至，王公時結奮兵，跨險以進，逐於外，令尹撫劍長誓，布
 版堞木柵，與城中士民守之，效死弗去，賊乃亟遁。然劍繼今以後，
 內有城郭溝池之固，外嚴山林川澤之阻，修其什伍，備其器械，絕
 覬覦之私，消狂悖之氣，此其為東南山海間轄莫大焉。安攘之功，
 獨費民百年之利，已哉。胡公濠陽人，名松，字汝茂，號柏泉，以平寇
 功成，特恩簡名，晉陟兵部侍郎云。

江西四物館 稿紙

明重修贛州府城記

明 羅欽順

凡都邑所治，必有城焉，所以威愛民物也。民居於是乎，真圖藉於
 是乎，藏錢穀甲兵於是乎，櫛衣冠文物於是乎，萃閣於政體重矣。
 故設險守國，聖經明以為訓。況乎利害所繫，有不止於一郡一邑
 者，其於圖維經久，容可不加之意哉。贛為郡，宅江西上游，當五嶺
 要會，其地與閩廣湖湘諸郡，邑大牙相錯，萬山盤結，地既崑險，故
 其民或不盡馴。吏治稍惰，輒乘間弄兵，所從來遠矣。宏治八年，朝
 廷特置都御史一員，奉璽書，握兵符，建行臺於贛，以鎮撫之。而茲
 郡，遂為重鎮。所賜版圖，起湖之柵，柱以接於南安，南跨廣之雄，韶
 惠，溯東瀛，閩之汀漳，以傳於海。凡為道五，為府若州九，為縣五十
 八，自其三司而下，皆聽節制。贛城周有三里，國初因前代之舊，結
 治一新，百數十年來，隨壞隨葺，行臺既建，則議者多病其高厚不
 足，非所以重根本也。嘉靖癸巳，瓊山唐公平侯實當是任，爰采羣
 議，將增募之會，移撫山東，於是常熟陳公原習來代，議以克合。登

城遠觀，具得其實。蓋薄者十六七，厚者十二三。且探敵無事，樸守
 望之舍，率淺陋而稀閑。經畫既定，乃令羣工，埤薄增卑，務令齊一。
 缺者補，陋者闕，無或不周。屬副使邵煥，暨知府顧可久，董治之。選
 文武吏士之才者，通判陳琦，程文等，分理其緒。公時臨視，以獎其
 勤。工興於是在。季冬，至甲午仲冬，始畢。所用磚，堊，木，瓦，諸物若干，
 萬若干十，皆市以平價。人工計一萬數千，率均之募兵，費鹽稅，白
 金七十有奇。樓櫓備，障堞完，新廉隅，竣整內壯，保釐之形勢，外
 聳望，走之觀瞻。風動萬山之中，庇及百城之遠。其所感受者，既大
 而為利，亦無窮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
 下民，或敢侮予。是役也，於是詩其有合哉。公蓋深於詩者。節儉正
 直，美儁羔羊，勞來安集，功光鴻雁，地利人和，於焉兩得之矣。某吉
 產也。距贛，伊通，晉同，厥慶，故樂，記斯役之成，得錫諸石。庶幾未者
 念成功之不易，相與嗣守之，惟謹云。

江西 贛州府 贛州府 贛州府

贛州府修復長沙營記

明 羅敏順

人之生也，均稟陰陽之氣，而或不能無偏。其偏敗之尤甚者，莫如
 暴悍，干紀亂常，往往終其身而不變。然仁人在上，自不忍以其難
 從而遷德之，是故柔之以德，震之以威，曲為之防，而濂西之制，亦
 生一念有不能一日忘者。斯誠御世之宏規，長人之達道也。春茲
 南服，若贛若忠，若潮若汀，漳諸郡，衣冠文物，與中州等。惟是萬山
 蟠結，谿洞深阻，其風氣鬱而不暢，故其人而稟，頗多頑悍之質。然
 非必為惡也，不幸時有一二桀黠者，出乎其間，誅之盡之，強之脅
 之，乃相與結黨橫行，以逞其豺狼之毒。蔽於利而忘其害，其亦可
 哀也已。咸化間，廟堂深惟至計，特遣大臣，建臺於贛，以鎮撫之。正
 德間，復故授督軍之章，兼任撫綏之寄。總綏威制，前後一心。其人
 之革面而歸仁者，蓋已十之七八，而餘風猶未殄也。庶職王五蔡
 子頭等，頃復乘間而出，剽會昌，掠信豐，以及於贛。至敵敵殺官軍，

都御史義烏虞公道奉聖書入境中嚴執令捨新免費其夙夜分
公之憂以正慰民望者飭兵副使薛君應登也公於是按盜所由
知故長沙營之為安也遂屬薛君經理之營在會昌之南長河
之口南通憲之龍川溯之程鄉統平東連汀之武平永定乃數邑
之文衝而鎖之門戶也宣德間始奉朝命興築宿兵千人統以參
將後更為守備指揮隄防惟護歷歲滋久名存實亡乃仍其舊規
寬以整慶方百有六十丈中建公館館後作樓與前敵樓對峙左
為營房右以居河口巡檢司其戎兵分為三番每用指揮反千百
戶各一員統之歲終則代形勢既壯門戶益嚴非惟封內之民獲
寧厥居而四隣亦有收賴矣曲防豫制其治無遺策乎惟公寬厚
而有容闕達而善斷獨綸庶務率懷永圖固將易暴為良匪徒曰
制之而已薛君聞以營事屬託竊喜賴人之受賜也故樂為之書

南豐新縣城記

關南城羅記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編纂

正德乙亥建昌府城南豐縣城廣昌城新城城皆隸縣也越明年
丙子春三月城成予邦人也身親逢之有古所未有而所當有而
今始有之脫邦人數百年梓至屠藉之患於一旦自今循而備之
有方可恃之以永安雖勞且費瀕困結焉不猶異於旦而備之
或不免焉者乎然則三城成予宜書也抑有較焉廣昌接贛汀鄧
境深警絕潢蒙翳蔽虧稔種惡類相煽以變變則斯縣當先之新
城次亦當然而幸頻年惟虛聲恐唱民亦頭岑爾要之二縣地
不滿三百里戶與之相盈縮即害深也於天下猶淺也即南豐鎮
過扁鍵開矣而奔潰直下水舟陸馬勢等飄風晨建而夕撫又可
保有全城耶則三城之緩急要害明在指掌南豐城予尤宜書也
方城之始事也予友胡永清詣予奮曰必城斯新來禍王叙之和
之趙鴻達亟事而業委之縣之知縣屬鳩民窮日夜力至是城

成週三千步，延三百步，自趾通顛，睥睨其上，二尋有二十，皆石之
門，其南曰通濟，於盱水上，上覆以棧，東曰聚和，西曰崇秀，北曰慶
成，皆門之兩榘焉。引濬穴城為八審，范鐵為橋，橋其外，以通行馬
蓋無不石者。攻守之具，舉如法式，或在易坎之象，曰王公設險以
保其國，諸公以之，永清名世，寧兵備副使，叙之名，疇分巡，會事鴻
遠，名漢府推官，知縣程隆也。同時協衷，以熙帝載，漸派至，迎相師
也。由是天子無四顧之憂，繁豈小手哉。隆未請書，子臨三宜書，亦
史氏職宜爾也。書之。

崇仁新建兩城記

明 羅洪先

相樞西行九十里為崇仁，山谷秀遠，中豁衍爽，四出履郡境，非僻
微，晏樹四方奇，純鮮至，數百年城郭不備，莫有急者。治臨巴水，連
市錯居，南北相阻，不辨郊野，地號三看，北看列官寺廟，學南有東
西兩者，民輻輳，浮林無他苦。嘉靖辛酉夏，額場不戒，閩廣寇猝入

工部員外郎 羅洪先

建機，祀崇者三，英標靡餘，其秋，都御史胡公松奉命督軍入境，赴
急，脫撫於寇，機場用避，樹戢至崇，惻然喟曰：「匪城為邑，匪人為城，
是則在我，既付上請，會冬，季李知縣吳英受代，公節過發，工文勸
能，伐石於山，質堅且方，碩石履甃，高卑色異，遂建南北兩城，北城
廣為丈八百一十有奇，高踰丈九，減尺之五，以為厚，署門五，南近
民北拱，極東東作，西西成，當累水而南，者曰通津，南城高厚，視北
其廣增丈之十，門五如北，署名如其方，南北樓櫓，北飾冠門，在通
津為登雲閣，閣右級石梯，建通學宮，象士之升，士以奮起，民頌且
嬉，重墻疊嶺，斷峙夾輔，映帶溪嶺，屹成鉅坊，載始夏，冬初，死工
用力，以工計，幾萬數，不用財，以金計，幾千數，百章程，簡裕，期以不
愆，君子謂公大造於樞，尤厚遺於崇也。於是李令思公之功，俾久
勿壞，遺諸生方湖，余時越疆，請記。按三者為號，莫知何始，解者曰：
看，教也，老也，不煩力役，教老壽也，或曰：看，長也，雄鄰邑也，惟聖人

役民先其事必備以待變之未萌故常豫而不至於急惟豫也恒
 忽視而弗之切惟急也故懷懼而多所懲懲而為之就所欲違所
 惡其難忍故崇之兩城是矣嗚呼今之役民其勞肯視兩城不知
 凡幾猶且於歲勤勤盼盼然不得休息彼知民之所急何哉吾悲
 善懲者之難其人數百年未始一過猶幸崇得過公將後此數百
 年無復力役之煩也西生之來也聞歌於北城者曰惟北有閩惟
 南有鄰我飲我食壽考我親保有黎績敢侮我民南城之歌曰閩
 則有閩鄰則有鄰我飲我食我親我親不有我公孰惠我民嗚呼乃
 今可永三者三者之視聽矣是役也鄰邑同而崇以兩城望比重
 鎮獨稱雄長皆公主之公之勳畧方宏茲特條績耳用書以告後
 之役民者

新建安南縣記

明 殷從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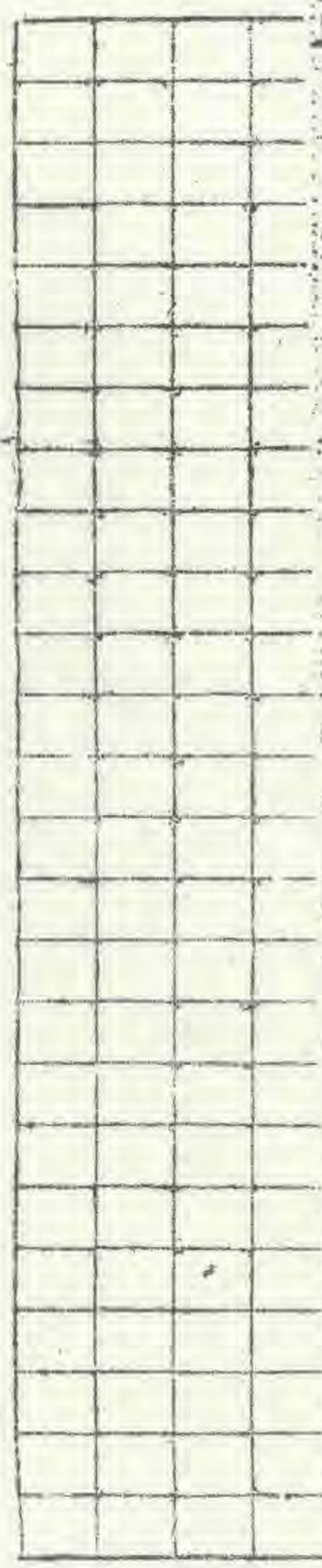
江西 物 館

贛治以南信豐安遠龍南三邑之間高砂下歷二保與嶺東岑
 岡接壤皆重巒複嶺盤谷邃峒頑獷之民多負險裂據自相犄角
 為三巢宏治以來累勦累叛反側不定者非其地去諸邑遠政教
 有不能及歟嘉靖末年督撫吳堯山公深為比慮一日集議議定
 諸峒之策將官曰勦有司曰撫乃並用其謀檄參將蔡文蘭勦滅
 下歷知府黃宸撫定高砂岑岡二巢隨議建縣為善後圖而堯山
 以遷去未遑也隆慶改元之明年張鶴樓公繼總鎮首以北事謀
 之監司牒下有司議遍召諸父老詢之僉曰三巢向與下瀾橫水
 為下聲倚瀾橫水之土非建崇義和平二縣民得至今安乎三巢
 地若循二縣故事又何足虞焉有司采所言以陳張公疏其事以
 請制曰可賜縣名定南縣即龍南砂下歷橫江三保安遠寧大小

石伯洪三任信豐割南方上里負魚筮腦及潭慶上仔龍頭嶺內坑諸鄉共分為里凡四丁凡六百二十有奇糧凡六百七十石有零適地理之中蓮塘之區創立縣治繕修城垣凡四百三十餘丈公廨學宮舖舍以次舉建約費公料七千八百餘金設知縣典史教諭各一員凡官吏俸薪馬丁門皂取諸贛與等邑之裁減冗員生儒廩糧胥膳其祭祀鄉飲之費取諸沒官田稅一切徭役取諸龍南信豐二縣之裁革機兵其殘氓散處四方者招復其故土首率其徒聽撫者悉令徙居於郭內其子弟之俊秀者掄而群之於學又疏濬谿河以通惠潮之商賈越三年夏諸務底緒新民相輯而余亦以轉秩行迄今僅歲餘余復承簡命叨總此鎮新民父母率諸子弟稽首轅門具言邑里無復有雜大盜俊秀之入學者恂恂然若素習經業之儒生余訝而歎曰朝廷政教能化導人之速

江西通志卷之四十一 物類

有若是哉監司大參施君率有司請為之記余思建縣設官非為弭安盜民乎然漢時渤海下里之盜一刺史治之盜息且化卒為善鄉何俟分邑分民而專轄之以一令耶況近日郡縣往往盜發城市又可諉之政教之所不能及耶然則民之理亂亦視有司何如人耳使有司匪其人縣固徒設也此鎮鎮舊多盜窟自陽明議建和平崇義鶴樓議建定南則盜窟盡民愿矣余今日與監司守令託復有他議哉惟原二公所以建國之意撫新民而生養之使自樂為渤海之民可也不爾建縣之議不將為民愿者耶余故記之與同民牧者共勗焉



明

修九江城記

明

余文獻

大江之西表裡湖江鏡廣東引吳越袁吉西距湖湘惟九江維穀
 其口左顧則扼湖以東制之右顧則扼江以西制之形勢高以四
 重我高皇帝為百姓請命時用謀臣計曰江州屬上游乃先取偽
 漢郡縣之洪武中始出京卒買衛亦以補翼京師不獨為江西樹
 杆蔽也蓋武廟廟專設憲臣駐其地意在先事發略人重斯形勢
 無不重之嘉靖癸丑嚴仁和柳亭陳公來鎮茲土乃首覽險要深
 念曰此要害不繫一隅者即具議謀諸當道大畧謂倭蟄浙東時
 微眇耳率易之不深備彼蠢蠢海濱諸郡殆遍頃殘葉奔巖窠突
 出蕪湖口深入之端見矣賊窺長江則與我共險窺湖口則全省
 動搖九江安得高枕哉宜增修城守以固民志時南直隸操江都

四六

御史文公江西巡撫都御史蔡公巡按御史高公皆是公議公乃
 檄前守張君指揮于君復熟計所費推官范永宇身督章程城周
 十二里舊五門無月城卑露不可待敵乃令各築之九江衛築文
 明門德安縣築磐石門德化縣築浚浦門湖口縣築望京門彭澤
 縣築福星門始回互有重險城西南崇二丈五尺長六百三丈有
 堞新然人不能蟻附上工既乃潘各濠城東址因山下有老鵝塘
 濬之北阻大汛汛蓋庚樓磯侵城址乃伐石以實其壘西南帶以
 甘棠湖湖水直隄易涸城既失險而風氣虧疎民鮮積貯公令守
 戰船卒築老馬渡隄障之隄堅濬成巨浸可省千人守居民多負
 以城中奔騰且苦江汛公令曰民此相鑿井飲他願徙葬曠者
 官為頓舍之民稍稱城守矣公先發略皆此類工始於己卯歲入
 月兩閱歲而工就緒其費一千七百金有奇軍民役者以三七役

工甫興時公以內艱去浙新城方公繼成之是後城高池深形勢
 威暢風氣完固四民和輯民思公慮始之勞不釋己未歲公復蒞
 江甯以父老適道迎公告曰今我民賴公幸而有城矣願公終始
 生我公曰精銳象障之謂城公私積財之謂城四隣必救之謂城
 吾為若屬終圖之父老頓首曰幸甚是年倭掠閩而城多陷民益
 德公云今守朱君曰藩同知汪佐通判邵元推官楊徽屬獻代父
 老言勒石以示來者獻曰愚睹於近事有抗賊者馬九江安慶比
 肩郡也後軍賊首難時安慶則堅守挫敵九江願以全郡生靈村
 之賊手豈形勢異哉典封疆者先事爾形勢得人重明甚發賊平
 以封疆之義繩九江與安慶以能守此論已見者假令九江不即
 破賊恐扼其喉吭決不敢出南昌敢踰九江而東乎此要害何等
 者當時賊踰九江臨張肆矣南都雖有泰山之安如遺一矢於城

江西通志續編

卷六

四七

三

下亦為策勝者羞乃一且狼顧而窺不敢越安慶尺寸地豈非恐
 堅城制其後而奇衷之計遂沮是守也效高皇帝重上游意當在
 戰功右顧人未見爾未見者功反大何也不暴甲而解散之也故
 善經時者惟先事伐謀使內憂不出外憂不入耳豈論暴甲與不
 暴甲哉語曰虎豹託幽狐兔辟易言勝於無形也公未見之功類
 此皆宜記

明

安義縣治記

明

余祐

古昔聖王德足覆冒天下而刑畿之犬乃止千里外此則裂土分封不勝其多何也公天下之心固不視為己有而地廣民眾澤難克周堯舜猶病博施濟眾况其餘乎自夫秦廢封建設郡邑民失常主任令者率以所居為傳舍更值疆域廣中人材力遂多涉漏民果美賴也哉是故眾建諸侯而寡其力賈生預處七國之良謀也均分郡邑而小其疆豈非恤民保治之善策乎安義縣境舊隸建昌總一十六鄉其去縣治最遠者曰安義南昌卜隣控鶴依仁五鄉境界南接奉新東接新建西接靖安隣邑有不逞者率以其地便於隱匿而五鄉無賴或從而黨之此盜之所以眾也宏治年間首賊徐九齡徒從既眾拒敵官兵正德戊辰逆瑾擅威毒虐

元

卷

八

頁

元於是奉新靖安賊勢猖獗五鄉醴源等處亦各有賊患之遠近賊然時則監司憲副宗君璽督兵勦伐五鄉大姓若楊振黃元受彭尚文等家各懷桑梓之憂共率子弟族屬佃從輔翼官兵一乃心齊乃力遂擒賊首而其黨未盡平眾欲乘勝屠之宗君執不可曰嗜殺人者必干和氣恐致他變孰與分縣治安輯反側俾自新乎於是五鄉之地就其所謂大塘者設縣治以為民極慈惠諸君交謀既定疏奏報可適巡撫都御史孫公燧下車之初慨然行之深慮盜以民貧而起若更勞費民之力財非所以弭盜也而工役浩繁勢難從省乃多方措畫凡可佐其費者小則便宜行之大則具奏取決於是一錢不做於民而事克濟矣遂屬僉憲王君疇先視形勢繼檄建昌令方鐸相厥土宜通刑部主事楊君鳳奉命決江北獄事竣使道歸省揚蕩邑著姓而主事君素負才幹善

72

重運德化縣治碑記

清 黃雲師

縣令於古為諸侯職寄親民甚重其居宮南嚮堂皇五楹高明爽
 壇贊廳莞庫翼翼衙衙委蛇自公香凝燕寢中墀起楔天語炳煌
 丞簿尉居差次拱列肅神賓賓各有館宇重門洞開眾愚外樹故
 令之職於民最親而其尊則儼然有邦君之望所以壹民志而生
 其恭也德化為江上衢邑令之治當郡城西偏左右膠庠與絃歌
 相洽以是令習聞其雅化而治多循卓歲乙酉獮帥東潰兵燹為
 災吏茲土者率儼廬而處湫隘塵僕焉若不可以終日而其政
 亦因陋就簡傳舍其官遠海張君下車之長蓋清興且十有九載
 矣循前政俯儼民廬視其廳事僅容旋馬於是三老子弟躬躬然
 議曰吾儕小民尚有蓬茨以禦燥濕君實生我至于今而攸居之
 不奠其何以即安靡址故在曷請而新諸僉進以請令君曰未也
 時方詘父老子弟初釋重負其忍以公室之故更煩吾民於是戴
 星出入詢疾苦斟時宜斥鉤金絕錄派多方以佐百姓之急踰年

江西省通志館補編

五 一頁

而其政已卓舉稱當世顯諸侯三老子弟復重以請令君曰雖然
 予其可以無倡乃傾乃橐得中金如千媽材埴甃梓人陶人文臂
 受事儼功而黔赤爭趨令君又時時詔三老子弟是役也不可以
 亟需者事之賊過而督焉則其志駭均者政之平偏而重焉則其
 力微因事而尊者不勞分年而任者不匱以故揆時度務擊鼓弗
 具上與下文相得歷四稔而縣治以成計其贊倡者居和者三之
 一規制一如其舊而編戶之視聽維新蓋二十年來生我之君僑
 居懾處小民皇皇即次弗敢自安者至是而始有寧宇也於是三
 老子弟謹呼鼓舞權令君以入階堂堂教新政稱觴獻壽而又走
 蓮谷謁不佞以記其功不佞少治春秋習聞時詘舉羸之說方其
 初興工築亦疑民勤于財矣既而思焉事有必不可已者創始與
 樂成異用若雉門兩觀非所當作猶且巡功立植橋厲石為之矧
 今三老子弟視公室如私家而上之人又出其心計規畫泉刀以
 時為之倡且不設期日更時而登進厥民以詔其勿亟至于滯之

又久子趨父事取數十年之凡礫堂廉祀城朔中宏外臻厥成而
 宅下晏如夫闢葺因循者藉時詘之說以官為傳舍既不可與圖
 功而剛腹喜事之夫又亟興大役懼黎民而無已日乃孚之意是
 豈可與令君同條而論哉迺不佞抑重有進也昔孔子觀治蒲之
 政則曰入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以此知季路之明察以斷故
 政不擾而有聞於時令君坐堂皇出治城社町畦坦然與蒸人共
 見自公退食鳴琴詠歌若不知簿書期會之為煩而庶務萃釐然
 以理觀政者將君是最又何甚焉令君名應午號心義廣寧人起
 家由恩蔭

京州府重建郡治記

清 李芳春

接傳志重建郡治在宋淳熙戊戌嘗惟郡守廣漢張公均任其事
 公為丞相魏忠獻公仲子江陵連帥先儒南軒先生母弟於是南
 期年修學增辟百廢具興而郡治隨之鼎新云歷宋元並有明因
 循補苴迄壬午府堂災在茲土者幸幸！跡事罔餘臨民規模余

江西省通志續編

五一 頁

以今上癸卯五冬未守是邦始至之日慨焉興歎然見閭左凋耗
 巷無居人而聚垣環墮者皆未艾方但然於衷因謀之實屬延
 訪紳士父老同咨疾苦撫循潤瘵興學課士增辟循濬浚次第粗
 舉尤以郡城空虛多方鼓舞自癸卯迄甲辰中間往來不聞期年
 未敢謂政通人和而吾素士民似頗相倚伏時蓋飛鴻漸集百堵
 可作余躬行勸勞環視四城得新居若干楹煙火相望余顧而樂
 之乃鳩材庀工為鼎建郡治公室計自始事之至今告成無刻不
 以勞民傷財為慮慶幸同官勳業吾民予未屬投奔走得效厥功
 而其間之姪度營表遠匠程材之苦心既思坊吾民又慮死吾事
 念之茫！百端交集者不知幾一日九迴矣今輪奐一新棟宇翼
 然紳士父老亦樂余之工成而後致也羔羊朋酒小大稽首暨同
 事諸公咸謂不可以無記余敬謝不文特為志其詳始末同事
 姓名廣發宮附於廣漢張公之夫以告方來後之莅斯堂者謹思

刻	始	之	報	相	與	樂	味	吾	民	無	以	自	茲	役	也	則	余	日	望	之	工	始	於	原
照	三	年	十	月	成	於	四	年	三	月	計	大	堂	一	所	二	十	八	楹	前	堂	一	所	十
總	經	歷	司	照	席	司	各	堂	一	所	各	十	八	楹	時	同	主	者	為	都	丞	孫	公	名
序	慶	前	任	孫	公	名	有	恒	司	理	郭	公	名	燦	屬	邑	宜	春	知	縣	董	義	行	分
宜	知	縣	朱	羅	洋	縣	知	縣	董	瞻	斗	萬	黃	知	縣	范	廷	國	各	指	助	有	差	督

工巡檢魏映奎頓首勞勩例河備志

興國縣修城記

清張尚瑗

激濊二水流至興國北隅而合始建縣者因其濬以為垣東垣自北而南其下行者不得駢肩而垣則小春澗之水若抱若折繞南閘出雙橋以合於濬江故興之為縣三面瞰水也城北周巒坡陀南趨而勢痺南北垣相去纔里許高下已數仞小春之壩狹不容初夏秋嘗涸為陸春潦至則溢涌突溢溢壞而蓄城濬江受濬水之合固洪然江也濬於蕭王潭以平川為名甚貴險仄激疾不能紆徐容納春夏之交水潦驟發清淫兩浚不辨阡陌孤城之不勝

正百... 興國縣志

其衝暴有由來矣自前令黃君惟技丁巳力起修之役二十六年無問版築者余甲申履任之春四望鮮有完堞靈靈四閱月訂額諸郡邑戴胥及澗壞田廬隳城郭水入興國南門高七尺城之東南崩者四十丈再南而崩者二十餘丈西南十七丈城居如坐魚笱羊牢日以攘竊流移為懼救荒政舉秋獲有成乃召工計之工以難告訊其故曰按築者基未固也陸城之法擬於築牆水城之法擬於築堤顧堤法亦有二江河之堤其下土也故用埽用格以禦其衝潰谿澗之堤其下石也石與石相承不拔之基矣今始為城者未諳其法欲樹不拔之功非窮其底不可余曰諾吾志也乃發民夫劇土深數尺而山根露藜坎以承石登登而築之土下築基之石較土面培垣之石費加三分之一其四十大當水之衝突所糜工費較他處獨當五分之三所役之夫起於煙囪程以日計石取於龍下水數以船計孰與石灰則召陶人為甃凡沙石甃灰之值工匠之工皆規齊民惟工傭半給之起十月朔至十二月

